

節錄

曝

書

亭

文



豐茂堂藏書

易

易

易

孔林賦

粵以

檜甲拆元和之犧象畢陳闕里之榛蕪盡闢既釋菜捐廟堂旋

屠維作噩

之年我來自東至于仙源斯時也

壇杏花繁庭

探書於屋壁乃有百石卒史導我周行牽車魯城之北縹馬洙

水之陽即大遶之遺庫循端木之故場驕孫祠兮居前聖子藏

兮在左自黃王之封緘闕幽宮而密鑠墮長鯨兮不驚攝祖龍

兮遠禍除刺棘之叢生罕翔禽之飛墮雨露既濡遲景東隅整

衣裳之肅、正顏色之愉、展謁方終誕尋往蹟超白兔之琛

溝撫青年之卧石爰有草也苞著其名守之以龜一本百莖我

求其德洵圓且靈爰有木也題之以楷非栢非樅靡瘦靡虬歷
千禩而長新貫四時而不改惟先師之遺澤道莫著乎六經配
光華於日月若迭奏之琴箏降而後儒各事采獲中文古文之
書先天後天之易日鄭衛以淫邪評春秋以深刻貌往哲之嘉
謨恒末師之是則滔、天下後死其悲安得起素王於泉壤操
筆削而正之我思古人耻同汚俗或六聘而收身或三詔而逃
祿或依李充之山或就張超之谷著戶壁於敗度變姓名於梅
福入源水兮栽桃隱丹霞兮種竹詎如此地桑海不遷可憐可
息有歌有絃耳不聞僧尼之魚板目不覩旗鼓之樓船樂土樂
土建營一屢願為林戶躬耕墓田庶几近聖人之居讀聖人之
書將不得為聖人之徒也與

春蒐賦

皇帝御宇十有八年握金鏡運王璿超百王之聖域敕六藝之
神淵德無遠而勿屆聲有濯而彌宣舞兩階之于羽靖萬里之
戈鋌雨洗炎洲之瘴波澄閩海之煙聿將秩祀衡岳底定已真
猶克嚴夫武事洵無逸而有度乃

命僕臣乃

召司馬選烝徒以大蒐諏吉日于小雅晉鼓則百二咸陳虞旌
則東西來下車鏤象以編欄駟飛黃而白赭風清紫陌之塵天
濶黃圖之野於是乎駕六駮從百官建九旂總三單經長楊陟

上蘭遵路直從橋安歷平原之煦、瞻秀木之九、雲霏、兮
五色山磊、兮層巒斯時也穀雨新晴暮春之序劔乍捧乎金
人觴甫浮于鶴羽亞繁杏兮山郵舒崇桃于野圃藥苗則的、
依闌萑葉則青、被渚粉颺鳳子之衣綠潤桐孫之乳雉角、
兮晨飛烏啞、兮晚翥兔趯、兮淺草之叢鹿吻、兮平林之
塢爾乃刷霧鬣騰風駿擊鷲鳥搏毅蟲落鷲鳩駭高雄輕裘兮
不御暄景兮方融釋其一面之網射以九和之弓三驅兮四牡
一發兮五縱於馬歛綏章徹表貊張幔城羅藻帟息蔭乎高林
容與乎秀澤數獸計鮮犒勤讚獲大庖不盈

乾心有懌用訓儉而昭仁豈丘崇而山積調六膳而作甘飲三
漿其如液則有飛龍之舸鳴鶴之舟梁排雁齒水漲鴨頭和迴
波之妙曲詠在藻於中流沙停振鷺擢起眠鷗白魚湧躍黃鵠
翔留勝昆明之習戰與華林之游遊於是川后效珍河宗輸寶
山出醴泉地生朱草鐫十鼓于岐陽列三山于蓬島

天子師湯文之裕民法軒轅之訪道省四野之耕農問百年之
耆老照華薄以春曦浹恩膏于靈沼爭擊壤于康衢永銷兵于
海表在昔成王繼序四征弗庭既巡侯甸萬國咸寧暨漢文帝
邊宇肅清猶選良家于六郡躬戎服而治兵稽春蒐之盛禮允
治世之大經豈其賓客是燕乾豆是營惟居安而必慮斯坐致
夫太平敢擬廣成之頌用垂休美之聲

夜明木賦同澤州陳侍郎作

皇帝避暑于興州時維昭陽大淵獻之秋尋捺鉢之勝蹟啓
帳殿于仙陬六屯內肅千廬外周雲容、兮四合水決、兮交
流風颯、兮徐來雨霏、兮乍收爰有物焉星芒遙逗明滅露
螢之尾吐吞火雞之味謂野燒而不延疑神燈而未轉迺
命俞騎即而視之是為魔木有枿無枝黝同桴炭澀若榴皮如
場之轉碌礪如絳之拽豐碑載以堅車駕之健擯入重關度平
谷選郢匠以運斤俾奄人以司局舍科上槁存堅多心近
天顏兮咫尺位秘宇之崇深鑽不勞兮司燿燎無灼兮烘熨等
璧夜光類珠宵映方角枕而輝盈比風簾而神定四照儷若木
之華 六宮擬賓連之慶豈非
聖德之咸臨固無遠而弗鏡宜坤珍之畢效雖枯木朽株亦疇
德而瑞
聖

省方賦

歲在甲子曆應上元

聖化翔洽東汜西崑九州之外郡縣重譯而至橋門嘉穀駢穗
濁河激源於時山祗望

幸臣庶上言請欽柴以郊岱或奉符而封巒

天子思省方以設教用求莫而監觀踐六十四民之遙迹省七

十二后之彌文吉日既諏

德音斯布蠲六軍所過之租減四方惟正之賦推

湛恩于槐宸霈解澤于棘路神人交贊遐邇樂附願儲祉以慶
成共希光而景驚廼以九月辛卯農事備收七騶始駕百工方
休扈千官於

行所勒五營于道陬既伯既禱爰豫爰遊承曲璫之璇蓋建太
常之辰旒導以金鉦瓊鉞駉以紫鷲玉蚪鳴葭而雲韶並和駐
罕而星廬外周黃圖三輔青壤千里濟鬲津以無波履平原其
如砥則有單椒秀澤之山側坎飛輪之水橋號鵲華湖名蓮子
踰歷下之舊城尋介丘之遺趾美哉左海山有岱宗閭啓仙人

之石官存大夫之松天雞鳴而躍日

宸駕至而呼嵩徹稽席蒲車之制罷泥金檢玉之封於焉訪淮
土之仙茅驗吳門之白馬渡河則神獻其實遵海而風不鳴瓦
泛藻舟于中流息參旗于大野越南充與南徐溯吳下而白下
帝有恩言宣示函夏眺勝國之蒿萊封蔣陵之松楸
德無施而不徧

恩未沾者蓋寡由是展軫素王之里致齊金縵之堂陳元和之
犧象循闕里之宮墻懸車在廟遺硯在林肅拜杏壇之上翔步
檜庭之旁洵禮隆乎三古而事冠乎百王衡律既同秩祀有典
振旅則邇考祥斯遠覽四瀆而經五州乍六旬而還輦

兩宮交悅萬姓齊忭粵若稽古時致太平必命掌故登封告成
或紀社首繹、或禮云、亭、石城石距之狀金匱玉匱之形
祺安禪安之樂封壇覲壇之銘莫不雲連帳殿雷動山庭未有
諮詢疾苦彰瘁濁清不警不蹕不震不驚凡高年之耆老尺口
之童嬰婦子所集商旅所經咸得覲
天顏於咫尺瞻仙仗於郊垌至若

天縱之能溢於筆墨月躋星珠寶題靈式鸞蹤鳳藻被物成飾
轢唐帝之八分陋宋宗之飛白扁榜峩、發舒心畫蔭之華椽
勒之貞石誠與日月雲漢共昭垂於無極者也

頌

御書大字蘭亭頌 并序

臣聞邃古之初首傳羲畫結繩而後丕煥堯文河則龍筴告期
山則螺書徧刻禹功甫奏爰題岫嶠之碑周道方興厥有岐陽
之鼓寫晉祠之記樹碣修廊磨岱宗之崖琢銘絕壁頌鏤文之
紅管賜飛白於玉堂間有工書莫由造極我

皇上日新盛德天縱多能四海同文治軼唐虞之上

萬幾餘暇心游翰墨之中

睿藻光華曜六文而首出

奎章景鑠包八體以高騫翠珉表闕里之庭銀榜徧名山之宇

允矣帝王第一卓哉今古無雙蓋自倉頡沮誦以來洎乎鍾繇張芝而外六郤三謝非無典午名流一字萬殊祇有會稽內史冠書家而獨立集字學之大成永和九年暮春三月循洛師之舊典會江左之羣賢列坐流觴暢幽情於禊事興酣落筆傳醉本之蘭亭逮至再書終焉莫及賺來御史宜酬金縷之併攜自率更足比支機之石馮湯趙葛各有臨摹褚薛顏楊終難髣髴且偏旁之互異或肥瘦之失中要皆徑寸之書罕覩非常之蹟皇上御帝鴻之墨海挾漢殿之璇璣用襲宮牋

持書襖序作擘窠之字悉中準繩揮垂露之毫不踰規矩得心應手入化窮神雖曰臨書寔超真跡昔桑世昌著錄四十五家

攷陶宗儀所陳百十七本自瞻

御墨盡在下風使右軍更生亦當閣筆假常侍而在難免登林爰遴畫省之負俾刻崇山之麓光同五緯麗竝三辰於是相彼名區斲林屋青瓊之版載來巨浸駕吳江赤馬之船神魚吹浪以通波健爆服褰而轉轂遂歷樵風之境誕經曇曠之村鈎摹不爽夫纖微鐫勒無差乎苗髮蔭之華棟承以豐趺庇厥良材用新古蹟文石之墻百堵融正之土再成修竹扶疎高嶺千尋林以外清流左右太平萬歲字當中方閣苑之池臺喬雲長護勝鴻都之車馬遐壤來觀臣近矚榮光欣逢盛際對昭回之靈漢儼咫尺之

天顏敬綴蕪辭用揚懿美敢獻頌曰
聖矣我

后萬幾維勤一有餘暇翰墨必親廼

握乾符廼闡坤珍倬彼雲漢麗矣星辰金壺墨藪靡書不甄
謂晉禊序遺法可循手追心慕入妙通神拓為大字

天矩一新螭盤虎踞鳳翥龍伸昔賢列宿我

后羲輪昔賢百谷我

后滄津爰即勝地勒以豐珉鶯墨之沼浮沫成淪有丹有腹有
猗有陳有莖有蕙有松有筠有蘋有藻有羽有鱗有赫

宸書鎮茲海垠三光鞞轄七采璘彬吉雲環衛元氣彌綸如稽

山壽於千萬春

讚

御書讚

聖天子經乾緯坤精一之心形諸華墨寶題銀榜炳耀八埏若
雲漢之章于天人莫不覩矣然群臣拜

賜雖多恆出

萬幾餘暇臨做法書至于專重其人

特書褒美則

異數也粵以屠維單閼之春

鑿輅幸浙金壺墨海肆筆成書爰

賜節鎮方岳以下有差於時都轉運使臣濤獲

頒惠愛二字臣濤侍從舊負今職在司醴膏脂不潤宜乎
天獎及之也臣恭覽之餘謹拜手稽首而作讚曰

維

天有漢麗于秋旻我

后宸晝昭回式均湛露之施豐草先被

殊錫褒嘉必於庶吏

帝觀于河來浙豫遊言為尚書事則春秋

帝曰咨濤汝

予侍從試郡股肱克綏有眾

命汝轉運天產汝司能惠而愛

朕心是毗濤拜稽首起舞而蹈捧此

奎文介圭匪寶裝之玉璽琢以貞珉欽于世、貽萬子孫小臣

述讚實惟舊史占泰之交道長君子

銘

弩銘應

制

唐也剛克夾也柔克不剛不柔茲器維則

大耳硯銘

則聃之耳滅釋之聞宣孔之旨

風硯銘

邊幅不修吾豈汝尤

鳳尾硯銘付昆田

衆鳥有託爾安所棲鳳兮鳳兮

硯銘付桂孫

有石若茲何以玉為

半月硯銘付稻孫

如月之恆君子之光以莫不增

紹泰甌硯銘

吳興釋子穿池山中得墓磚數函上有紹泰紀年蕭梁敬帝時物也寒中琢以為硯竹垞老人銘之曰

秦羽陽漢未央魏之銅雀齊香姜製為硯質最良此紹泰磚更宜墨其背有黃龍不異端谿石

徐虹亭端溪硯銘

羚羊峽中如此石雖百碑礫不可易

石鐘硯銘

琢之為謨為磬叩之小鳴大鳴

井田硯銘

井爾井田爾田宜豐年

斧硯銘

斧雖缺曾琢月

垂虹硯銘

日月發其英蛟龍入我懷

方硯銘

玉以為德君子之式

一角硯銘

割垂龍耳截孤雲角去其雕琢完此幽璞

論

書論



遷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而班固

經者曰周之衰孔子有望於魯矣魯人念焚書之酷雖知不免猶不能廢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達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蓋書之名既達乃命大行人九歲則諭書名然則百之行人非孔子所得而芟夷翦截黜之者孔安國之序之文之偽也司馬

亦云序書則斷堯典書也者孔子非有損益于其間特序之而已夏之書終以嗣征周之書終以費誓秦誓無以異也周公作多士載于周書魯公作費誓亦得載于周書無以異也且夫平淮徐一也召穆公程伯休父江漢常武之篇錄于詩安在費誓之不可錄于書悔過一也衛武公賓之初筵列于小雅安在秦誓之不可列于周書以無足異之事而必謂聖人有心于望周望魯毋乃類于讖緯之說乎秦師之襲鄭也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譏其輕而無禮繆公蓋聞之矣其作誓曰仇、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則悔之、深匪徒以違蹇叔為憾也意其封骸尸而還必告捷于天子而陳其誓辭遂得掌于史而達之四方雖末由得其詳而要非孔子有意以秦誓終周書則可信已

詩論

三百篇皆周詩也魯有頌請於周者也商有頌得之周者也至於列國之風雖出邦人之作而掌之王朝班之侯服故列國之大夫士咸得誦習盟會聘問燕享輒賦之以見志向季韓宣子晉人也而歌邶歌衛伯有子家印段鄭人也而歌鄘歌唐叔孫穆子季文子榮成伯魯人也而歌邶歌鄘歌衛不盡操其土風是則風雖言一國之事而通之天下小學大學之所頌冬夏之所教合國之子弟莫敢異焉者也司馬遷曰古者詩本三千餘

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後之儒者遂信而不疑歐陽修則謂刪也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且以季札觀樂于魯幽居秦上秦在魏前陳在唐後是時詩未序于聖人之手不能無差吾有以知其不然矣樂師之教樂儀也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於射也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士以采蘋采芣為節於大射也升歌鹿鳴三終下管新宮三終奏狸首以射詩之可施于禮義者莫數詩若矣孔子何意而必刪之使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歌有詩而管無詩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夫以太師之所陳大司樂之所教瞽矇之所

諷誦而孔子輒取篇章句字而刪去之毋乃變禮而易樂乎若移秦于魏唐之後檜後于陳幽後于檜其亦何所取義即使孔子更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夫六詩之序定自周官魯之次周商之次魯不自孔子始也而後之論者若似乎孔子私其鄉里私其祖先而有取焉者此尤刺繆之甚也商之頌本一十二篇孔子殷人何反去其七乎蓋自匡王以後列國之詩不陳于太師王者之迹熄而樂官所掌日就殘闕孔子特考其序而傳之弟子當時可雅言者僅此三百五篇而已其存者依樂官之所掌而次第之其逸者因弟子之問而論說之噫孔子憂詩亡之不暇而豈其刪之以自取不從之罪哉

陳壽論

陳壽良史也世誤信晉書之文謂索米丁氏之子不獲竟不與立傳又輕諸葛亮將畧非常無應敵之才以此訕壽至宋尹起莘從而甚之其言曰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是未繹壽之書者也當塗之代漢收天下三分之二司馬氏繼之於時作史者王沉則有魏書魚豢則有魏略孔衍則有魏尚書孫盛則有魏春秋郭頒則有魏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壽獨齊魏于吳蜀正其名曰三國以明魏不得為正統其識迴拔乎流俗之表且夫魏之受禪也劉廙辛毗華歆劉若輩頌功德李伏許芝上符瑞先後動百餘人其文見裴

松之注至今遺碑在許大書深刻而壽盡削之不以登載至於先主封王漢中即帝位武擔蜀之群臣請封之辭勸進之表告祀皇天后土之文大書特書明著昭烈之紹漢統予蜀以天子之制足以見良史用心之苦矣街亭之敗壽直書馬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為張郃所破初未嘗以父叅謾軍被罪借私隙咎亮至謂亮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壽於魏文士惟為王粲衛覲等五人立傳粲取其興造制度覲取其多識典故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於粲傳附書丁儀丁廙雖有文采不得在諸人之例何獨二子當立傳乎造此謗者亦未明壽作史之大凡矣噫綱目紀年以章

武接建安而後得統之正然百世之下可爾其在當時蜀入于魏、禪于晉壽既仕晉安能顯尊蜀以干大戮乎書曰責人斯無難尹氏之責壽予竊以為未得其平也

議

孔廟禮樂議

被孔子以王者之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秉鎮圭而坐門列戟二十有四褒崇之典古有行之者矣稽於禮可乎曰不可孔子作春秋者也春秋之法僭惑者必誅人臣而被服等於王者僭也曰然則享用十二籩舞用八佾殆不可乎曰是奚不可周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夫釋奠有樂而釋菜無樂者也惟以天子親往視學則合舞以重之漢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唐開元中二京祭孔子牲

太牢樂官縣舞八佾明之初國學之祭籩豆用十府州縣學之祭籩豆用八夏寅曰十二籩豆惟太學可行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僭矣然則禮樂之隆殺由於主祭者不係乎所祭神祇之爵位崇卑也夫社祭土稷祭穀耕籍祭先農其神不必皆王者而天子祭之未嘗因神祇之大小而殺其禮樂祭先師也亦宜若是焉已記曰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犧是則府州縣學之祭孔子籩豆用八可也用六可也樂舞用軒架可也用判架可也至于太學則天子主之以天子之學行天子之禮奏天子之樂享以十二籩舞以八佾何為而不可哉

曲阜設官議

孔氏子孫知仙源縣事自宋之初已然今循而不改知曲阜縣事者必孔氏後也然其敝有二居其位法難行宗黨之間其人賢父不得遷其人不得上官以孔子之裔劾而去之恐人之議其後則顧忌而不敢出將益無所畏憚而民受其害敝一也知縣事者不必孔氏宗族之長族人有罪或其伯兄或其世父叔父或其從祖或無服而居祖父之行少者坐而撻其長卑者讞而屈其尊干犯焉而不顧敝二也夫既封上公之爵一人錄五經博士二人不籍知縣事者以為光榮矣或謂褒崇之典行之久而不可易或又謂孔子之里不可使他人臨之然則曲阜設

官當何如曰曲阜魯之故都也周公魯公者魯之先君也伯禽之少子食邑于東野曰東野氏孔氏著而周公之後微居于曲阜物莫能兩大埋固然爾今之咸陽周公之墓在焉使徒其裔孫給之土田歲時灑掃無廢三年有司擇子弟之通曉文義者貢之朝俾知曲阜縣事秩滿得遷替以周公之子孫治孔氏之里其於分也不紊其於吏治也無敝似亦策之可行者也

孺悲當從祀議

孔子之道著乎六經傳其業者自子夏兼通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傳禮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閱子騫言游之撰論語發明大義不越數子而已雜記曰恤由之

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孺悲實傳經之一人也惟因論語紀悲欲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墻之外不屑教誨於焉孔氏家語司馬遷史記皆擯而不書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不獲附一無表見之却鄒燕狄廉樂諸子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且夫互鄉闕黨之童子未嘗無誨何獨悲之學禮以君命臨之反絕之已甚乎故夫禮有喪服綱也既授子夏作傳矣士喪禮目也以授悲自言其常而曾子問盡其變然後喪禮備矣噫悲一學禮而士喪禮之書傳其功豈小也哉且既授之禮則為弟子禮為六藝之一悲身通之學者毋徒泥論語之文謂悲不在弟子之列必合雜記

論之而悲當配食于孔子之廡可信已

釋杭

樂史寰宇記湖州土產單杭子錢易南部新書湖州歲貢黃杭子連蒂木瓜故李景先戲蘇特曰使君貴部有三黃杭子五蒂木瓜左文質吳興統紀云大曆元年進單黃杭子談鑰吳興志云唐歲貢單杭子一千三百五十顆重黃杭子一千三百顆紀者未詳其義按爾雅杭魚毒郭璞注云杭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去聲藏卵果陸德明釋文云杭音元又作荒許慎說文云荒魚毒也臨海異物志云杭味似楮用其皮汁和盪漬鴨子裴淵廣州記云杭殼似栗赤色子大如栗散有棘刺破其外

皮內白如脂肪著核不離賈思勰齊民要術作杭子法云杭木皮淨洗細莖剉煮取汁率二斗及熟下盪一升和之汁極冷內罈中漫鴨子一月煮而食之洪邁容齋隨筆云杭如蒼耳益母莖榦不絕漬以藏鴨子則染其外孫愐廣韻二十三元部於杭字注云杭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不壞鄭楚爾雅注云今南人謂之杭木其皮可煎汁藏梅蓋其用自浸鴨子外如藏梅瓜楊梅必下杭汁載於食經乃知郭賈裴孫鄭諸家所詮不謬也今本爾雅乃譌杭為杭於是凡詮杭者皆以杭義釋之不知唐國子學石刻爾雅仍作杭字至今存西安府學而顧野王玉篇於杭則注木名於杭則注州名二義固秩然不紊也陶宗儀輟耕

錄亦云今人以米湯和八盞草灰以團鴨卵謂曰鹹杭子按今
無錫土俗猶然所稱算及重黃三黃云者則造杭子法有不同
爾

序

徐氏四易序

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善易者必先知圖書之旨自
隋書志經籍入易圖于五行家而圖書之義晦矣新安朱子著
易本義取河洛先後天諸圖冠諸卷首學者舍圖書蓋無以言
易也先儒之論多以九為圖十為書獨西山蔡氏從而反易之
以為河圖之數十而洛書九也蔡氏之說稱本邵氏然邵氏之
言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以數之體驗之則奇為圓
而偶為方矣同州王氏臨邛張氏漢上朱氏咸以九為圖十為
書此邵氏之學也伊川程子曰九是純陽六是純陰但取河圖

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是亦以九為圖矣此程氏之學也橫渠張子曰陽極于九陰終于十又曰十者九之偶也史繩祖闡其義蓋即言九圖十書之理此張氏之學也朱子報郭冲晦書曰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所以畫卦也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所以作範也是年朱子五十有一矣猶主九為河圖後與蔡氏再三往復始從其說迨作啓蒙又詳述其初說而曰安知書之不可為圖、之不可為書是雖信之而未篤矣處士徐善敬可氏著四易一曰天易二曰羲易三曰商易四曰周易凡三十卷其于圖書博采諸家之論而一本乎邵氏程子張子及朱子之初說謂反之則四象五行之位皆若桡鑿之不可合從其舊則不惟位與數各當因以推夫三易改演之原洪範大衍律歷運氣太一奇門之所自出靡不犁然有據焉乃或疑其與朱子晚年之說不協夫圖之可為書、之可為圖朱子既言之矣徐氏特因朱子之說而發揮之爾亦何悖於朱子哉於是同里朱彞尊為之序時康熙二十有八年四月既望

讀禮通考序

禮有五喪祭重矣曲臺之記石渠之論議於喪禮尤詳焉晉人崇尚莊老宜其自放禮法之外而於喪禮變除假寧之同異獨斷、辨難若杜預衛瓘袁準孔倫陳銓劉逵賀循環濟蔡謨劉

德明葛洪孔衍之徒均有撰述宋齊以降言凶禮者不乏自唐
徙五禮之名置凶禮第五於時許敬宗李義府上顯慶新禮以
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宜柳
宗元以不學訕之也迨宋講學日繁而言禮者寡於凶事少專
書朱子家禮盛行於民間而世之儒者於國恤不復措意其僅
存可稽者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已焉嗚呼慎終追遠之義輟而
不講斯民德之日歸于薄矣刑部尚書崑山徐公居母憂讀喪
禮撰通考一書再暮而成尋於休沐之暇瀏覽載籍又增益之
凡一百二十卷撫采之博而擇之也精考據之詳而執之有要
此天壤間必不可少之書也當

孝莊太皇太后崩公時由禮部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仍直
史館自初喪及啓殯禮無纖鉅

天子惟公是咨公斟酌古今之宜附中使入奏悉中條理蓋公
於是書默識于心宜其折衷靡不當上結

主知誠稽古之效矣公歸田後開雕是書彙尊因勸公并脩吉
軍賓嘉四禮庶成完書公喜劇即編定體例分授諸子方事排
纂而公逝又二年先以刊完喪禮行世彙尊夙承公命作序至
是乃書其大畧若全書緝要公發凡舉例已詳言之後之覽者
可以見公用力之勤也已康熙三十有五年夏四月幾望秀水
朱彙尊序

春秋地名攷序

九丘之書逸矣伯禹伯益之所名尼堅之所志周公之所錄其著在六經者莫若禹貢詩春秋言禹貢者則有若摯虞之畿服經孟先之圖程大昌之論易後之廣紀言詩者則有若范處義王應麟之地理攷言春秋者則有若京相璠之土地名揚湜鄭樵之譜張洽之表外如嚴彭祖之圖專紀盟會則圍伐滅取土地之見遺者多矣羅泌專紀國名則郡縣之失載者又多矣然則說春秋者必無包乎郡國土地之目而後可無憾焉試迹其地名有見于經者有見于傳者有並見于經傳者顧其文茂以為昧紀以為杞滑以為郎檉以為打偃以為纓崇以為柳鐵以為栗以陸渾為賁渾以厥憖為屈銀以臯鼪為浩油以祲祥為侵羊若是者不可悉數也邾也謂之邾婁貫也謂之貫澤訾婁也謂之叢安甫也謂之鞏池也謂之沙澤一邠也或以為成或以為盛一鄆也或以為犁或以為麗一孟也或以為霍或以為雩一號也或以為郭或以為漸一艾也或以為鄆或以為蒿狸眼謂之狸軫或又曰蜃也蚡泉謂之潰泉或又曰賁也鄆丘謂之犀丘或又曰蓄丘又曰師丘也其在當日傳者已滋異同繁省之不一而况乎百世之下壤地之離合名號之廢置升降乃欲通習而考證之刊落叢謬不其難哉今天子命儒臣編纂春秋講義於是錢塘高學士充總裁官既編

成經進矣又廣采方志以餘力輯春秋地名攷一十四卷予受而讀之愛其考迹疆理多所釐正簡矣而能周博矣而有要無異聚米畫地振衣而挈其領也原春秋之作孔子既取百二十國寶書筆削之而又述職方以輔春秋之不及則學乎春秋非惟義疏序例大夫之辭公子之譜皆宜究圖而土地之名尤其要焉者有講義以正諸家之踳駁不可無無地名攷以補方志之疏舛若經之有緯書之有正必有攝也予嘗與學士同直南書房既而以譴謫官今老矣於經義無所發明序學士之書幸託姓名傳後世竊比北宮司馬諸子獲附見于春秋之傳焉

萬氏歷代史表序

易編年為紀傳古史之法微矣其遺意猶存者吾于表有取焉表或年經而國緯或國經而年緯或主地或主時或主世系事微不著者錄而見之劉知幾曰於帝王則叙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耆而相排使讀者閱文便觀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乃又訕其煩費無用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豈篤論乎班固而後表多闕焉不作伏无忌黃景之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邊韶崔寔延篤之百官表作矣而不傳表希之、漢表熊方之後漢表李燾之歷代宰相年表補前人之闕矣而未備成學之人欲覽其要不得未嘗勿憾焉鄞人萬斯同字季桎取歷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補之凡六

十篇益以明史表一十三篇攬萬里於尺寸之內羅百世於方冊之間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覽者有快於心庶幾成學之助而無煩費無用之失者與昔之論史者每以漢書古今人表為非然韓祐續之猶見收于唐志矧季楚所編皆歷代正史所必不可闕者用以鏡當世之得失雖附諸史並頒之學官奚不可也

張氏定歷玉衡序

定歷玉衡者何新滕張簡菴氏歷書也歷無定也星有凌犯掩合勾已月有朏側匿日有盈縮歲有差然數主于革而理存乎故求其故則百世可知千歲之日至可致理與數皆有定也其

云玉衡何玉衡者正天之器也周官正歲年序事掌之太史馮相氏觀妖祥辨吉凶則保章氏眠禛司之故歷代之史律歷天文五行各有其志自漢哀平之後緯候雜出於是歷術妖占混而為一稽歷序者自詡前知受命之符為世主所忌七緯既赫遂致私習天文有禁逮宋太平興國中詔天下知星者詣京師至者百餘人或誅或配海島由是言星占者絕朝之大夫士并諱歷法不學矣古之人龍見而雩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戒寒日北陸而藏冰莫不有候繁星之麗天武夫憚人以及束芻抱衾之女子皆能晰其形象今也居軫蓋之中三垣列宿躔次之不分天位淹速之莫辨未通乎天地人而自名曰儒其亦小人儒

也已簡菴氏耻之博綜歷法五十有六家正古今歷術之謬四十有四成書一十八卷既擇焉而精語焉而詳矣始稽之吳江王寅旭氏繼又往證之宣城梅定九氏凡西洋之言溺于數之中出于理之外傲人以所不知者弗受其惑焉班孟堅曰歷譜者聖人知命之術蓋昧者視為器數之學明者知為性命之原自昔習天文有禁而言歷者無禁也是書傳足以伸儒者之氣折泰西之口而王氏梅氏為不孤矣簡菴名雍敬王氏諱錫闡梅氏名文鼎皆有歷書

高侍講扈從東巡日錄序

翰林院侍講錢唐高君以康熙二十一年春扈從

天子東巡告成功於

三陵歸成日錄二卷其友朱彝尊受而讀之作而曰古者君出史載筆士載言蓋必有文學之臣從周之蒐於岐陽也時則有若史籀為之詩漢之狩於方岳也時則有若班固有若崔駰有若馬融為之頌不惟是也昔唯叔之寶馬鼎銘曰唯叔從王南征叔邦父之簠銘曰用征用行用從君王凡獲與扈從者至銘之彝器以永厥世期以鋪揚盛美於無窮自古然矣君侍闈久親見

聖天子命將四出誅鋤不庭授方畧於萬里之外宵衣旣膳不自暇逸君亦未嘗息偃休沐一旦弛威弧戢天戈疆宇悉定辰

旂星罕有事 山陵從容豹尾之後賡 天章答顧問惟君日
侍左右君之遇榮矣雖然踰山海而北極乎松花之江荒塗深
淖車濂而馬蹶羽林材武之士盖有不勝疲乏者君以一書生
執鞭勒日夜隨侍 帳殿不少後又以餘力拜颺賦咏考山川
之阨塞覽戰爭之迹訪金源宮闕所在證以舊史至殘碑斷碣
靡不摩挲讀之非有倍萬人之才者能之乎
天子命君侍從允為得人君之所記方之古銘詩可無忤矣

日下舊聞序

今之京師范鎮以為地博大以爽塏繩直砥平梁襄則謂北倚
山險南壓區夏王業根本京都之選者粵自軒轅氏邑於涿鹿

之阿周以薊封其後北燕都之慕容燕又都之迨至遼曰南京
金曰中都元曰大都明曰北京

皇朝因之以統萬國宮殿井邑之繁麗倉廩府庫之充實詩所
云四方之極者也考唐之幽州其址半在新城之西金展其南
元拓其東北洎徐武寧定北平毀故都城縮而小之以昊天憫
忠延壽竹林仙露諸寺皆限於城外則其所毀不獨光熙安貞
二門而已及嘉靖築新城之數寺者復圍於郭內而梁園以左
南極於魏村東至於神木之廠則又曩郊外之地也若夫元之
宮闕以地度之當在今安定門北明初即南城故宮以建燕邸
而非因大都之舊盖宮室城市基凡數易至琳宮梵舍之建置

沿其舊者十一更額者十九故老淪亡遺書散佚歷年愈久陳
跡愈不可得而尋矣彛尊謫居無事捃拾載籍及金石遺文會
粹之分一十三門曰星土曰世紀曰形勝曰宮室曰城市曰郊
坳曰京畿曰僑治曰邊障曰戶版曰風俗曰物產曰雜綴而以
石鼓考終焉合四十有二卷刑部尚書崑山徐公見之謂其可
傳乃損貲俾鋟木計草創於丙寅之夏錄成於丁卯之秋開雕
於冬迄戊辰九月而竣中間滲漏隨覽隨悔復命兒子昆田以
剝義補其闕遺附于各卷之末所抄群書凡千四百餘種慮觀
者莫究其始必分注于下非以侈據采之博也昔衛正叔嘗纂
禮記集說矣其言病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為己出而曰他人
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彛尊不敏竊取正
叔之義至旁及稗官小說百家二氏之書或有未足盡信者世
之君子毋以擇焉不精罪我斯幸矣

地理經序

古之葬者兆基井椽稽其疑于筮人卜人已爾其後堪輿之說
興惟葬師是信於是五音九星八山六秀三寶之說青黃紫黑
之囊銅玉之函一寸之金一粒之粟紛綸同異轉相師授又欲
秘其術每移易其文以眩人之神智其說愈多其旨愈晦然則
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者之言可矣晉之郭璞唐之呂才宋之
蔡發明之劉基其言則儒者之言也吾惟儒者之言是信斯可

以勿眩矣乎錢塘林遇岐宗試有司不利乃旁究堪輿家言心
有所得本郭氏蔡氏之說而發明之著論若干篇目曰地理徑
徑也者引人于步道直而可以共由者也世儒曲謹之論恆以
葬書為不足憑予曩者心亦疑之迨客游燕齊雲朔之間遇地
震者三其來也有氣其去也有聲山冢之或崩或否河流之或
涸或涌有一震而止者有累月不止者然後悟地之有脉而撼
龍撥沙放水之說為不可廢也岐宗之書顯而勿晦正而無詭
庶幾無戾儒者之言此予之所深取爾秀水朱彛尊序

姚氏族譜序

吾鄉族望在宋有呂氏錢氏朱氏沈氏魯氏衛氏常氏焦氏莫

氏姜氏終宋之世以科名顯以家法傳莫若聞人氏聞人氏族
譜一冊先君購而藏之約二百翻朝之誥勅家之詩文畧備其
遠裔請借錄匿不肯還是書遂失見于至元嘉禾志者僅登科
一十二人而已姚氏在吾鄉有諱倬者登大觀三年賈安宅榜
進士明之初曰瑄以尚書中洪武庚午舉人仕為監察御史死
建文之難曰綬以書畫詩知名于時曰弘謨仕至吏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其弟弘誼精音律撰樂府統宗所
稱青蓮居士者也餘若文若俊若鵬若汝舟若體信皆中甲科
若文通若鳳若篚若笈若楫皆中乙科然其家世或顯或隱未
詳其流派萬曆初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善長公

登先文恪公榜進士由行人改御史巡視長蘆鹽課按山東河
南迴翔卿寺京尹歷今官年七十餘致政歸九十一而終是時
諸姚半消歇而公之族日大公之孫漸北若乃撰有家乘刊行
又五十年其子姓愈繁衍于是公從孫澍我士復為纂輯成書
而屬予為序憶予八齡時猶及見公、時尚健步里居樂善好
施病者給以藥寒者給以衣死者給以棺槨今所傳棗竹堂醫
方皆公手自抄又嘗注律以律文簡而易晦乃用小字釋其下
順治初頒行大清律寔依公所注本也先文恪公賜第日嘉興
同榜九人姚氏與吾家獨敦世好兩姓互為婚姻而我士又予
友婿也方予避兵練浦我士寔與予共學其為人愿而謹不苟
訾笑克持其家教三子讀書又經理先世墓田以供祭祀而又
奠繫世族墳墓別昭穆賢者表其德不肖者沒其名俾覽者忠
厚悱惻之念油然而生庶幾為法于鄉黨比于宋聞人氏也已
康熙三十有九年五月既望南書房舊史同里朱彛尊序

雲氏族譜序

氏族之紊古病其分而今病其合一范也虞夏殷周異焉一桂
也昏昞快殊焉在下者得以私意紛更而上之人復以好惡變
易宜其若棼絲之難理而卒易辨者則以官有簿狀選舉者可
攷也家有譜系婚姻者有別也自簿狀既廢附勢者以異派為
同宗而亡國之裔詭姓氏以遠禍每擇其最著者彼夫張王劉

李趙氏族半天下豈果其枝葉獨蕃與蓋混而合者衆矣此其
譜系之傳多不可盡信惟姓之希者通譜亦鮮其人序而為譜
足以徵信于世然或生長廣邑大都徃、舍已趨附去魚而為
鄭去胡而為令狐稽之又難也雲氏之族有三其一出緡雲氏
而悉雲宥連親孝文帝皆改從雲文昌之雲祖元行省恭政從
龍其子總管海居于菟灣累世譜系可攷裔孫生員某集以為
譜致書萬里請為序嗚呼氏族之紊久矣以唐之威權述衣冠
房從齒序者不下數十家而國姓迄無定論元和姓纂作自林
寶而不知已姓所由來若是其難也某生海外僻左之鄉乃能
攷摭姓源所自有條而不紊其可徵信矣夫

李氏族譜序

李氏望隴西其次趙郡隴西之系興唐本支日蕃定著房三十
有九而趙郡亦有南東西三祖之別定著六房族最大出張王
劉趙之上太白詩云我李百萬葉柯條遍中州其言大而亦夸
者邪梅會李氏其先有十四提舉者元至正中自江陰州徙嘉
興六世之後始有仕宦登甲乙科者相繼位雖不大顯而一門
群從多有詩筆流傳至吾友武曾才名為

天子所知徵詣闕下歸與兄繩遠斯年弟符分虎譚藝一時言
詩者稱三李焉既而取科名登仕版者踵接李氏之門才且日
盛食謂不可無譜於是斯年討論芟綜之支分派別於得姓之

根源族數之遠近爵位之崇卑墳墓之所原宗庶之繼嗣妻妾
之外氏適女之出處莫不一、詳書之凡七卷古者睦族之道
必先修譜以聯之是以有小史以奠繫世有族師以書其孝弟
睦嫻有學者惟宗族之序明夫然故不善者同惡而無所比善
者同好而無所蔽使之相保相愛各安本俗咸期于德行道藝
之歸此百世之計也今之治家者惟生產是營其于睦族之典
或棄而不省譜牒之不明長幼尊卑乖其分至相凌相詬僭于
路人先王維世持民之道衰矣夫天下之俗固非一家之所能
變然易稱一正家而國定使有家者咸克明其譜牒禮文之相
糾酒食之相洽有無之相通毋挾富而輟其貧毋先疏而後其
親庶幾可以收族人心長保其室家而不乖乎先王以俗教
安之義矣若李氏之譜有倫有要有條不紊後之君子其可以
取則者與

天發神讖碑文考序

祥符周雪客僑居江寧之汝南灣去黉宮甚邇歲在戊午三月
偕予詣尊經閣下觀吳時天發神讖碑石三段文字艱晦不可
讀逾三年予以典鄉試再至江寧雪客語予合三段之石審其
斷處聯貫讀之文義既從字亦可以意辯乃先列其文援據載
記作天發神讖碑文考一卷是碑相傳為皇象書其文指為華
覈所作蓋本張勳吳錄而許嵩建康實錄注戚光集慶續志因

之以覈嘗為東觀令而碑後有蘭臺東觀令字遂以實之也考
覈為東觀令時犯顏數諫號稱直臣又其免官在天冊元年覈
既免官又素伉直必不復藉符瑞取媚然則碑之所云蘭臺東
觀令別是一人未可遽信為覈之文矣文曰天璽元年叅、當
作叅其下盖有月字揚雄太元經曰運諸叅政王莽候鉦文曰
重五十叅斤咸書七為叅而吳興國山碑有云神女告徵表祥
者世有叅與是碑先後建立則為七月無疑爾碑自元祐中轉
運副使胡宗師移置漕臺後圃當時宜多拓本顧不見收于歐
陽趙氏之錄石之斷為三歷八百年而移、又五百年無人能
照貫讀之者自聖容始其勤學好古洵人之所難能而物之顯

晦殆亦各有其時焉

顏魯公石柱記釋序

湖州石柱在宋初字已漫漶歐陽永叔謂筆畫奇偉非顏魯公
不能書於是宋次道集魯公文刻于金石者編為十五卷則石
柱記存焉孫莘老守湖州聚境內碑碣築墨妙亭貯之凡三十
餘通記其一也所載山川陵墓廟宅旁及屏風竹帳雉尾扇顧
唐設六縣而記遺其二或當日有之而次道編集時殘闕未可
知爾余友鄭元慶在睦既輯府志成書又別釋石柱記一卷以
行攷證詳核周見洽聞洵不刊之書也墨妙亭之建蘓子瞻為
作記而蔣燦書之一時詩人寄題踵至今其遺石以府治卑濕

用填淤泥夫峴山之碑一沉江底尚冀其深谷為陵亭中諸碑未淪于水使有賢太守發而復樹之何難與莘老並傳又安見石柱之不可再覩乎

江村銷夏錄序

昔之善讀書者匪直晰其文義音釋而已其於簡策之尺寸必詳焉鄭康成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服虔傳春秋稱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而說書者謂每行一十三字括蒼鮑氏以之定正武成諸暨胡氏以之定正洪範予嘗至太學摩挲石鼓文驗其行數據以較成都楊氏之作偽因是而思漢儒訂詁之孝有未可盡非

者爾評書畫者衆矣廣川董氏病其冗長其餘文嫌太畧宣和書畫譜其人及所藏之目南渡館閣之儲於金銅玉石悉識其尺寸而於書畫無之蓋昔人心思或有未及必竣後賢而始大脩也錢唐高詹事退居拓湖撰江村銷夏錄三卷於古人書畫真蹟為卷為軸為箋為絹必謹識其尺度廣狹斷續及印記之多寡跋尾之先後而間以己意折衷甄綜之評書畫者至此而大脩焉今之作偽者未嘗不做尺度為之然或割裂跋尾印記移真者附于偽而以偽者雜于真自詹事之書出稍損益之不可雖有大駟鉅狡伎將安施哉詹事曩在內廷久御府圖書資以鑒賞者歷、猶能記憶而不著于錄

或疑不言溫樹之義然宋之米友仁元之柯敬仲皆嘗奉詔旨
顯書畫每言之不敢詳此詹事第於退居之暇先以江村所見
錄之書成於康熙三十有二年六月故以銷夏名編予以是年
九月作序印行之頃實藉以為負暄之助焉

道傳錄序

宋元以來言道學者必宗朱子朱子之學源于二程子先二程
子言學者為周子於是論者尊之謂直接孟子是為道統之正
毋論漢唐諸儒不得在其列也即七十子親受學於孔子者亦
不得與焉故凡著書言道統者輒斷自周子始飲流或忘其源
知末而不揣其本吾嘗未憚于中也且夫聖人之道著在六經

是豈一師之所能囊括者與世之治舉業者以四書為先務視
六經可緩以言詩易非朱子之傳義弗敢道也以言禮非朱子
之家禮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尙書言春秋非朱子所授則朱子
所與也道德之一莫逾此時矣然杜其聰明見者無仁智之殊
論者少異同之辨習者莫有溫故知新之義不能無敝焉顧科
舉行之既久有一言稍不合乎朱子者率鳴鼓百面攻之又或
弟子不善守其師說流入于釋老徃、舍弟子不問盡歸其惡
於師又不原其行已立朝濟世之大業必欲污之以為快豈持
論之平乎華亭張恆北山予中表弟也壯歲好游歷蘇門求孫
徵君鐘元遺書謂耿詹事逸菴于嵩陽訪李中孚王無異二徵

君子閱內質疑辨惑久之著道傳錄若干卷始伏羲畫卦以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微言將絕特書七十子之名暨孟氏弟子下逮漢唐然後繼以濂洛閩諸儒迄于元明人各錄其遺訓采其醇而去其疵審夫同而不斥其異所重者品不徇乎名所存者神不泥其迹足以見吾道之大公而迴異夫要譽于熱官者之所為矣北山近移居林屋儲書萬卷不汲、于榮利蓋學焉而有守者至於錄周子而舍太極圖說錄邵氏而不過信皇極經世書尤見卓識予故序之有罪我者不復辨也康熙四十年夏五月甲午朔南書房舊史秀水朱彝尊序

曝書亭著錄序

先大傳賜書乙酉兵後罕有存者予年十七從婦翁避地六遷而安度先生九遷乃定居梅會里家具率一艘研北蕭然無書可讀乃游嶺表歸閱豫章書肆買得五箱蒞之滿一櫝既而客永嘉時方起明書之獄凡涉明季事者爭相焚棄比還問曩所儲書則并櫝亡之矣其後留江都者一年始稍、收集遇故人項氏子稱有萬卷樓殘帙畀以二十金購之時曹侍郎潔躬徐尚書原一皆就予傳抄予所好愈篤凡束脩之入悉以買書及通籍借抄于史館者有之借抄于宛平孫氏無錫秦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錢唐龔氏者有之主鄉試而南還里門合計先後所得約三萬卷先人之手澤或有存焉者歸田之後續收四萬

餘卷又上海李君贈以二千五百卷於是擁書八萬卷足以豪
矣顧其間有借失者有竊去者有殘闕者昔之所有俄而亡之
其存者皆予觀其大畧者也予子昆田亦能讀之杼柚之屢空
庖爨之不給而哦誦之聲恒徹于戶外蠹字之魚啣薑之鼠漫
畫之鳥不足喻其癖也蓋將以娛吾老焉嗚呼今吾子天死矣
讀吾書者誰與夫物不能以久聚、者必散物之理也吾之書
終歸不知何人之手或什襲珍之或土苴視之書之幸不幸則
吾不得而前知矣池南有亭曰曝書既曝而藏諸因著于錄、
凡八卷分八門焉曰經曰藝曰史曰志曰子曰集曰類曰說康

熙三十八年涂月竹垞老人序

丁氏印譜序

琯戈鉤帶鼎彝壺尊敦卣鬲甗之銘經鐘窖磬鉦鐸鈇角之款
識巧者或偽為以眩世至古印之傳于今則作偽者意慮所不
及為之亦終不似蓋其繁簡相叅布置不紊神存模畫之外斯
好古之士尚焉宋則晁克一王球顏叔夏姜夔王厚之元則吾
丘衍趙孟頫各著有譜錄惜乎志經籍者畧而勿道也刑部江
西司主事丁君介祉工繆篆集古小大官私印益以時人所刻
其材則玉五色金三品象之牙犀兕之角碑礪瑪瑙水精琥珀
青田稷下里之石饒建之甕其紐則有索有橐有瓦有亭有龜
有螭有虺有兔有橐駝師子辟邪其文有朱有白有籀有隸悉

羅而致之歐陽子稱物常聚於所好不信然歟今之摹印者不
明六書之源至以蟲魚科斗之文雜之大小篆由其所見者寡
且為有識所騰笑也君博通六書名其居曰夢篆嗜乎古不遺
乎今並垂焉以為法式觀是譜者既可識古今升降之故而所
擇之精又以信君之善學已

韞光樓印譜序

竹垞主人謫官居燕荏苒六年厭灰埃之蓬勃而轅馬之喧闐
殘暑退矣秋風冷然思循西山之麓躋乎北山之巔或告之曰
西山之西北山之北幽陵之界山鬼所宅子何為入其域乎其
嶺鬱律其谷谿研寒莫寒兮白瀑峻莫峻兮青華牛鬪于潭虎
嗥于坡竒狸野干青鸛紅鴉豪豬之箭冠雉之囿一夫入山能
不懾耶主人於是彷徨于自晦及朔馬釋其銜車柅其軸隣
有許子實夫暨胡君翮羽並過主人出韞光樓印譜泥用丹砂
石以花乳秦章漢璽靡法不有主人覩之喜而亡愠笑而至矧
而曰我思仙公葛洪有訓古之人入山佩黃神越章之印其文
一百二十其廣四寸去之百步猛獸莫近吾將以子一卷之書
載諸棧車南涉蘆菰北躡軍都卧以為枕行以為符又何必三
皇之文五岳之圖也哉八月初吉書以為序乃裹糗糧出郭門
去

杜氏編珠補序

隋安陽令中山杜公瞻撰編珠四卷新舊唐書志經籍藝文無之至宋始著于錄其書流傳特罕故晁氏郡齋讀書志趙氏附志陳氏書錄解題均未之載而唐宋元群書亦鮮有引之者今詹事府詹事錢唐高先生獲之中簿已闕其半手抄以歸按其目補之使事之核屬對之工無異符節軌轍之合矣先是刑部尚書崑山徐公既序之以行而詹事復屬予為序予惟類書始南北朝當時文尚駢儷學者爭以洽聞周見相高如朱澹遠有語麗又有語對徐僧權有徧畧顧其書皆不傳論者遂以脩文殿御覽為古今類書之首今亦亡之惟隋著作郎杜臺卿所撰玉燭寶典十二卷見於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予嘗入閩訪陳

後人已不復可得則類家當首公瞻是書且詹事亟補之以傳于世而儲藏家得之以為創獲也獨怪史稱隋禁七緯發使四出凡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而杜氏經進之書仍取括地象通封驗援神契元命包及尚書中候之文攷永興虞氏書抄成於隋秘書省之北堂亦採及諸緯然則史固有不足盡信者與或當日所焚不過王明鏡閉房金雄等記而非槩畀之炎火斯易乾鑿度禮舍文嘉之得以至今存也公瞻為臺卿之兄子父曰開州刺史蕤而膠州刺史弼者其祖也有子之松官起居舍人見隋書又有同心芙蓉詩載續玉臺新詠尚書序謂無表著故具書之

十家宮詞序

宮詞不著錄于隋唐經籍唐宋藝文志惟陳氏書錄解題有三家宮詞三卷唐陝州司馬王建蜀花藥夫人宋丞相王珪作也又五家宮詞五卷石晉宰相和凝宋學士宋白中大夫張公庠直祕閣周彥質及王珪之子仲修五人詩各百首馬氏通考取馬上元倪檢討闇公得十家宮詞于肆中益以宣和御製三卷胡偉集句一卷蓋猶是宋時雕本予見而亟錄其副會山東布政司叅議胡君茨村以轉運至潞河屬其復鋟諸本鋟未竟而闇公歿于官其仲子亦天求宋本不再得藉胡君之力而是書以存誠厚幸也鄱陽洪叔稱宮詞古無有至唐人始為之不知

周南十一篇皆以寫宮壺之情即謂之宮詞也奚而不可然則鷄鳴齊之宮詞也栢舟綠衣燕：日月終風泉水君子偕老載馳碩人竹竿河廣邛邛衛之宮詞也下而秦之壽人漢之安世隋之地厚天高皆房中之樂凡此其宮詞所自始乎闇公常言之矣花藥春女之思也可以怨王建而下詞人之賦也可以觀至道君以天子自為之風人之旨遠矣可謂善言詩者也闇公歿已二年胡君持母喪還京師鏤板歸于予所乃序其本末而印行之

梁谿遺藁序

宋南渡後以詩齊名者四家楊廷秀詩所稱尤蕭范陸是已千

巖詩學於曾幾吉甫授之姜夔堯章當時劉潛夫稱為誠齋敵手而方萬里謂其詩苦硬頓挫而極其工使不早死雖誠齋猶出其下蓋為詩家矜許若是顧其詩曾刊于永州歲久散失而九公梁谿集五十卷公之孫藻鋟木新安焚于兵火故范陸詩盛行而尤公之作流傳者寡蕭特僅見其數首而已後之論者遂易之曰尤楊范陸於是蕭愈湮晦至有不能舉其姓氏者翰林檢討西堂先生伺自梁谿徙吳實文簡裔孫慮公之詩文罕傳于世乃抄撮其僅存者為二卷鏤板行之屬其同年友秀水朱彞尊為之序予因撫其大畧書之簡端蕭西江人諱德藻字東夫別字千巖其咏梅絕句有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又云百千年蘚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造句奇崛洵足與文簡公梁谿一曲小橋東之作並傳者也

信天巢遺藁序

瀛鄭之間有水禽焉其一漫畫掠魚蝦啄沙草不休其一信天緣凝立水際魚過則食之無魚亦不易地之二禽者其得飽恒均也宋處士菊磔高先生嘗以信天巢名其居先生高尚不仕以詩聞于時卒葬錢唐之葛嶺今翰林侍讀學士高士奇實先生裔孫求遺詩於宗祠所存無幾繼借得宋本則臨安府陳解元書籍舖刊行者凡百餘篇合以他書所采鏤諸棗木當宋嘉定間東南詩人集于臨安茶寮酒市多所題咏於是書坊取南

渡後江湖之士以詩馳譽者刊為江湖集至寶慶初李知孝為
言官見之彈事於是劉克莊潛夫敖陶孫器之趙師秀紫芝曾
極景建周文璞晉仙一時同獲罪而刊詩陳起亦不免焉今宋
本先生詩殆即江湖集中之一而陳解元者起也方諸君子游
詠先生虎視其間迨夫獲罪則超然議論之外今其事且五百
年諸君子之詩或傳或否求其斷楮零墨不可得惟先生丘墓
獨存宗祠不改又有賢子孫顯於
朝俾詩篇復著於世然則先生其有隱德而致此者邪誦其詩
可以感矣

方編修錦官集序

自一命吏至三九之列之官上計持使節宣

詔命告祠名山大川置郵乘傳必計道里之數立嚴程限之雖
有巖壑文酒之樂不遑燕嬉少或濡滯則慮風雨水潦冰雪之
阻詩所云每懷靡及者也惟三年一省試主司畢事而返不立
程限歸時所經歷巖壑之勝友朋文酒之會偶一留連觴詠而
聞者不以為非蓋

聖主尚文故遇使者特優然其人或專工於文而不好為詩又
其地平行無可喜愕以形之歌詠則雖有作不能多、亦不能
傳之遠獨蜀之為地當井絡之分由陸而往則歷幽并冀雍梁
浮舟以返則又越荆逾揚度徐兗青而北州十有二未歷者營

豫爾若四瀆皆經焉其可見之詩者多矣遂安方君渭仁以宰
輔之孫早成進士既而用薦

召試入翰林歲在癸亥四川既定

詔補省試於是君奉

命適往歸而雕刻其詩為錦官集二卷凡山川之阨塞風土之
同異友朋之離合撫今弔古悉見于詩君之詩既多信可傳于
遠者也曩時濟南王先生貽上主考入蜀哀其詩為蜀道集屬
予序之而予不果也今君之詩蓋將與王先生並傳其或不同
者非詩派之流別也一在蜀未亂之先一在亂定之後覽觀土
風感慨異焉後之讀詩者兼可以考其時矣

嚴中允瀛臺侍直詩序

唐學士寓直無定所駕在大內則置院于明福門駕在興慶宮
則置院于金明門召對浴堂則又移院于金鑾殿宋起居注侍
立亦無定位或于御坐後或于御生前或在殿東南朶殿之上
而朝會或不與焉迄於元明或設或廢僅存虛名而已今
天子復立起居注兼充日講官凡視朝聽政郊祀燕飲靡弗趨
侍至瀛臺避暑則侍立雙金螭畔去黼座尤近士之預是選亦
榮矣昔之居是官者每侈陳盛事以垂掌故又不若形之篇詠
其感於人心者深也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無錫嚴君
藕漁賦瀛臺侍直七言絕句詩二十首流傳都下其投假牒歸

也鏤板以示同好俾彞尊序之曰詩不云乎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第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又曰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誦其詩者千載而下若或見召康公之樂易焉瀛臺猶古之卷阿也藕漁君子也絕句言之不多也其音可遂歌也人謂藕漁遭逢際盛親為侍從升儲端不應遽去然朝多吉士媚于天子者有人則藕漁之去固無不可也詩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時彞尊忝為同官越二年被劾序詩之歲月則彞尊謫官之後是年冬十二月也

谷園詩序

谷園在京師宣武門之右巷隘不通車馬編戶當籬樹木果百本穿小池種紅魚升其閣可望西山今車駕司郎中山陰胡君讀書其中暇日期予遊觥船酒籌罰無算主客盡醉乃已蓋予識君十二年前相與浮舟潞沙達德水同客濟南登樂源之堂觀趵突泉時君甫九齡每觴行坐客稱詩或分曹射覆君歷舉唐人句未嘗詰屈乃知君之深于詩者性也厥後予凡四至京師君由營繕員外郎遷今官則所作詩已成集遂雕刻以質同好誦其詩芊緜溫麗合乎香奩浣花之遺韻非所謂緣情綺靡者歟回憶在濟南時齒髮未衰山川游覽尚多倡酬之樂今則懶與慢日甚繼和且未能倘飲以酒雖老矣百罰其何敢辭

叢碧山房詩序

翰林院檢討任丘龐君善古今詩歲在戊午

天子思得文學之士擣詞脩顧問俾廷臣各舉所知次年春試詩賦於體仁閣下君用是得授官又六年復試詩賦於保和殿君所作不合意當改調於是君閒居集平生詩為叢碧山房藁凡若干卷誦其詩雅而醇奇而不肆合乎唐開元天寶之風格北地之言詩者未能或之先也任丘在畿南九十九淀之水滙于縣境陂塘遠近芰荷葭葦蒲柳之利比於吳越舟楫之往來魚鳥之出沒山房領其要焉君歸乎吾將訪君於是漁榔釣車相與賦詩酬和附茲集之末後世或有好之者文章之傳不繫乎名位之通顯也

胡叅議轉漕雜詩序

自德州浮衛水而北經津門達通潞川原滌紆若往而復陸無林巒亭館之勝渚無菰菱菱藕之植篙工楫師日邪許於左右雖善吟詠者至是未有不廢焉此轉漕者歲至而曩昔之留題傳於今者蓋寡也山東布政司叅議山陰胡君以今年春轉運入潞寄示途中雜詩一卷屬予序焉夫通才實難士大夫敏于事者舉凡刑名判牘無足累其心至於持籌握粟或坐困其神智君能於舟航喧集之會觴詠不輟誦其詩風格流麗洵有人所難幾者昔唐盛時韋堅為轉運使作歌詞十闕百人鳴鼓吹笛和之衆艘以次集望春樓下蓋悅以使民、忘其勞理固然

也君於是役勿亟勿徐轉粟達之天庾又有餘閒肆友朋文酒之樂匪直其詩可采亦足覘君政事之優已

和鴛鴦湖擢歌序

吾鄉舊事吳會分地紀既軼不傳而張元成志今亦不可復覩予於甲寅之歲掎摭遺聞作鴛鴦湖棹歌百首示同里諸子屬而和者僅中表兄譚舟石一人而已舟石取材皆予所未及道故新城王少詹最稱之回思往事又十二年矣魏塘曹次典相遇京師復徧和予韵事必不異而辭則必工假令功名之士讀之猶深故鄉山水之慕矧予之侘傺無聊者乎昔張堯同成嘉禾百詠不聞有和者予之詩既有舟石和于前又有次典繼其後安見今人之不古若也次典其鋟諸木試以質少詹可哉

劉德章詩序

宛平劉德章年未三十以蔭仕上林苑監丞坐事繫獄既而得免徙家易水之上南浮江沔轉客燕齊間德章幼能詩然性嗜飲酒結賓客為之未工也既以罪廢遂肆力於是好排硬語不為格律所縛欲成一家之言可謂有志者也以德章之才誰之不如試以事奚而不可乃甫入仕遽顛蹶是有命焉非人之所能為也且夫懷才而不得畢試見棄于時宜發之于詩其聲麗以厲其辭恣而怒今觀德章所作聲足樂而不流文足論而不息蓋合乎雅頌之旨德章年方剛為之不已必有更進于今者

孟郊之詩曰惡詩皆得官好詩空抱山夫德章既不屑為惡詩殆無意於得官也已

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

詩自蘇李以後班傳張蔡曹王陳阮應繆以及潘張左束劉郭顏謝何范徐庾之倫甄藻者必以並舉迨唐以後聯辭比響益難悉數屈平之言曰兩美其必有合不信然歟上海葉先生蒼巖丹徒李先生梅崖咸以翰苑出為監司其遇同而所歷之地不同也詩皆源本唐人而各臻其妙詩之工則同而旨格不盡同也兩先生登朝先後其出也會合之時蓋少然有所作雖遠在千里必貽書相質期於毫髮無憾斯已為時既久乃各出所

製合而鏤板行之且屬彛尊序之竊嘗論詩也者發乎聲成文而被之樂者也樂之為方其歌也必有繼其音也必有比其倡也必有歎其為用也異文而合愛於其異則塤箎瑟簫一器也有雅頌之別及其合則堂上之樂均於筮堂下之樂依於磬惟不出于專一而後論倫無患焉觀於兩先生之詩不必盡同而其可以善民心感人易俗若八風從律而迭相為經也今之為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蘓黃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囂以為奇俚鄙以為正譬之於樂其變而不成方者與彛尊之於詩學之四十年自少壯迄今體制數變未臻古人之域誦兩先生之集庶幾合乎古之作者矣夫樂文之以

五聲播之以八音高者砒而下者肆薄者甄而厚者石必去其
疵而音聲始可合焉兩先生之詩固無不工且其合之而聲律
悉均也若其鼓棘擊拊之節屈伸綴兆之容陰陽數度齊量之
辨審音之君子或不如矇矇之專焉是則彛尊之序竊比於矇
矇之言樂云爾

東浦詩鈔序

朱氏望在沛其後避地丹陽望又在吳居張顧陸三姓之上其
於楚則荆門襄陽零陵柳安陸聚族居者多以名位顯悔人家
潛江以文學著鄉里貢入國子監視取功名甚易及留京師五
年凡三舉鄉會試開院日朱氏無一人中式者以悔人之才亦

淪落不遇考五行家言若蕭氏之宅經郭氏之墓圖五姓各有
禁忌當其不利悔人文雖工無益也夫士不遇於時則思見稱
於後世悔人舍帖括而專工於詩宜矣詩之為教與時文異必
其不雷同於衆人而後可傳悔人之詩其初誦之或鬱轡而不
舒徐而繹之則溫厚悱惻皆合乎古人之槩矧使浮薄之氣不
得接焉以是新城王先生貽上稱之邵陽王君幼華又稱之宜
君楊公退菴高丘宋公牧仲又稱之然則悔人於詩不若時文
之蹭蹬不必埃之後世已為群公之所許又何慮其不傳也乎
詩言之矣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悔人歸乎東浦之堂愈肆力
於古則其詩當更進于是庶幾論門才者吾以潛江為望焉

尚書魏公刻集序

刑部尚書蔚州魏公之官京師也與余居對門歲在壬戌余自江南還公衣朝衣過余拜余答拜公乃言曰江南鄉試為關節賄賂所汨久矣茲得子澄清之吾非拜子也慶朝使之得人也余聞公言再拜公答拜今其事十年矣回憶若昨日公既還里以平生奏議析為四卷詩三卷合為一集刊行之余感公有知己之言也序之曰古大臣正色立朝必有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其暇也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詩三百篇箴有庭燎規有汚水誨有鶴鳴詩之與奏蓋相表裏有詩以持其志有奏以敷其言二者不偏廢也公自竹垞格掖踐柏臺升獨坐佐政堂掌邦禁巡歷日畿其所陳奏一話一言罔不欲致君於堯舜而大公無我之心朝野所共見也今觀集中諸疏凡修德典學之序化民善俗之方繩愆糾繆陳善納誨屏浮侈振綱紀惜名器別忠邪所以格君心恤民隱切于政者靡不具焉其於詩吟詠情性悉本自然與世之極貌窮力雕繪字句相去遠矣魏氏世多直臣其尤著者漢則高平侯相唐則鄭公徵宋則秦公了翁其封事見史傳其諫錄進經帷其詩文奏議傳誦海內以公方之殆異世而同軌者與子思子不云乎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惟公有焉自公去而士林之毀譽莫有定論矣序公之集庶幾百世之下知余不見棄于君子實有厚幸焉

王學士西征草序

華亭王學士瑁湖主陝西試事榜既放攬咸陽之勝浴乎溫泉躋太華之巔出潼關渡河而北往還賦詩五十首乃甄綜闡墨以行鏤詩版以示同好其言曰文章無盡境譬之登山然其入必有徑雖懸崖絕壁亦必有磴道可尋縵縑可挽苟力不足以相赴非困則躋矣華嶽不知幾千仞游者必極于三峯而後已善夫學士之論文也惟詩亦然學詩者以唐人為徑此遵道而得周行者也唐之有杜甫其猶九達之達乎外是而高岑王孟若李若韋若元白劉柳則如崇期劇驂可以交復而岐出至若孟郊之硬也李賀之詭也盧仝劉義馬異之怪也斯縵縑而登險者也正者極于杜奇者極于韓此躋夫三峯者也宋之作者不過學唐人而變之爾非能軼出唐人之上若楊廷秀鄭德源之流鄙俚以為文詆笑嬉褻以為尚斯為不善變矣顧今之言詩者或效之何與夫登山者亦各有所樂矣援琴而彈坐石而嘯荷篠而行吟其為音不同皆足以移人之情使雜以屠沽闐闐之聲熏以糟漿之氣游者將掩耳蒙袂疾走焉舍唐人而稱宋又專取其不善變者效之惡在其善言詩也學士西征之作春容和雅一以唐為師而無隻字流于鄙俚詆笑嬉褻之習蓋示我以周行而充其力必欲極乎三峯而後已者也

錢教諭忌憂草序

有升斗之祿足以餬口衣有逢掖出有車入有官舍束脩之敬
有弟子無法令束濕之苦而有詩書講習之樂故今之仕者惟
司教一官可以適其志焉然月奉既薄或以之儻舍坐客無羶
弟子載贄者少則并日而食蓋或不給不給則憂、則其來無
方不可斷絕雖欲忘之勿能也是有道焉吾惟獲吾中心之所
求則情為吾移不為境奪衡門之君子亦至貧矣其詩曰泌之
洋、可以樂飢夫飢至于可樂則天下安有不足之境與西安
縣儒學教諭海鹽錢君之官六年儻舍以居不以苛禮責問業
之弟子饁爨不繼而君充然自得蒔百卉於庭種松於盆暇輒
賦詩畫松石久而所作日多遂出以示同好名之曰忘憂草屬

余序之余每見今之富貴利達者位愈高祿愈豐則其憂貧也
愈甚無他心不游道德之林則中無真樂外誘撓之其長戚、
焉且已錢君居下位不以阨窮自憫而吟詠自適其詩無鏤肝
鉅腎之苦一暢其所欲言俾誦之者欣然會于心不知憂之何
以釋而况乎作詩者哉

高戶部詩序

詩也者非夫人而能為之者也或失則愚矣或失則辟矣雖為
之不工也有溺志者矣有姦聲感人者矣有狄成祿濫之音作
者矣雖工不傳也語其難則有終身為之不合者語其易或偶
為之而輒工焉余年二十始學為詩起居飲食夢寐惟詩是務

六經諸史百氏之說惟詩材是資席研之所施友朋之所講習未嘗須臾去詩也高君子脩恒與余酬和君不以詩名心知其工者余焉而已及君成進士出知內鄉縣事遷知安州所宰皆敝劫之地吏牘實煩竊意君無暇為詩矣迨入官戶部新城王先生阮亭為侍郎見君所賦詩亟稱之君既卒于官其子進士君大立檢遺笥得若干首歸里鏤之于版屬余為序昔建昌包宏父嘗序戴石屏之詩矣其言曰詩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詩尚乎志而石屏自志中來詩貴乎真而石屏自真中發若君之詩寔兼有其長人或疑君不數作詩怪其驟為之輒工而不知君之於詩學之也專用力也久且其為王先生所稱世固有
一二人言之足信于天下後世者賞音不在多也大立將入都携君刻集以行試更質之王先生庶幾以余言弗戾于宏父之序石屏矣

徐電發南州集序

吳江徐君鈞電發以詩名江表者三十年游踐所至名流必與酬和其菊莊樂府流播朝鮮有題詩於卷後者歲在己未天子召試文學之士於體仁閣下

擢高等五十人同日官翰林纂修明史於是電發暨余偕入史館又僦舍同居既而兩人相繼罷官余年衰老頗耽著書廢吟咏而電發方肆力於詩古文辭積若干卷刊成一集美哉篇章

之工且富也古稱三不朽者立德尚矣至功與言或不能兼有利達之士不皆開濟之才而一致通顯遇談經術者輒薄之曰書生書生云爾充其意視文章為無用之物謂富貴足以驕人當其生時獲乎上者不盡信于朋友其沒也已以為功者人且罪之其所立者安在迨百年之久公論出焉初不以爵祿之崇卑厚薄定人之賢不肖故夫士之不朽立功者倚乎人立言者在己可以審所務也已明之初召修元史者先後三十人其仕而達者或不能舉其鄉里官闕蓋有斷簡零墨無存者而汪克寬趙汭諸儒其詩文經義流傳至今果其孰失而孰得與電發之所作九州之表四海之外尚有賞音者况夫百世而下豈無好之者哉序其編他日之論世者亦必有慨於余矣

憶雪樓詩集序

寶坻王君煥子千耽詩嗜山水嘗苻田盤之山琳宮梵舍題句殆遍顧不以示人以是都下言詩者或未之及也獨青州趙中允秋谷識之秋谷於人少許可其於詩尤不輕以譽人者也既而由刑部郎出知惠州府事至則攬羅浮泉源之勝追和蘇學士諸詩於是梁吉士芟五屈處士翁山陳處士元孝交相評論三君子者嶺南詩人之冠其持論或不同而美君之詩無以異則君詩之工可信已君示予憶雪樓詩若干卷自漢魏六朝唐之初盛中晚下及宋元明人體製靡所不合予每怪世之稱詩

者習乎唐則謂唐以後書不必讀習乎宋則謂唐人不足師一心專事規摹則發乎性情也淺惟夫善詩者暢吾意所欲言為之不已必有出于古人意慮之表者且夫詩也者緣情以為言而可通之於政者也君於蔬果之微不忘其親山水之游惟祗是恤而又篤于朋友居者思其來、者留之不去懷舊之感溢于言表其用情也摯斯溫柔敦厚之教生焉宜乎通之於政而政舉施之於民而民樂其愷悌也君屬予為序予之言初無異于秋谷及嶺外三君子之言也而原君詩之所以工則予有獨信者爾

錢學士詩序

華亭之為縣舊隸秀州其後雖析為江浙然相去僅百里士大夫仕于朝者每合二姓之好先王母徐安人為太師文貞公孫先母唐孺人為禮部尚書文恪公孫故余家內外兄弟甥舅多華亭士族余童時先母歸寧輒隨行者累月比還所操皆其土音恒為伯叔母姑姊妹所笑迨先王母先母既逝文貞文恪之後遭亂式微余亦貧不自振聞問濶絕思為兒女結婚姻于母氏之黨以仍通往還顧未能果也錢君金甫字越江與余同被薦同官翰林余以入直內廷獲譴君由編修累遷至侍講學士然敝裘羸馬未嘗謁權倖門惟與鄉黨故人數為文酒之會詞山曲海魚蟹志靡所

不談坐有語及官資遷擢者君輒恚後會其人不速至竟引避之獨對余懽洽無間申之以婚姻余既罷官將歸君日載酒款曲兼旬然後別蓋君雖貧能急人之憂君之師有卒于官者君盡以奉錢治喪紀俄而其隣人失火延及師舍君率力士負棺出火燎其鬚不顧也又有被遣者三日當出關君亟稱貸拮据兩晝夜追及其車慟哭而返客或暴卒于都亭外君犯暑疾馳抵廬溝視其殮或陷于獄當辟君屢率私錢力援之事得解其篤於師友若是故其為詩纏綿悱惻不失溫柔敦厚之遺其為文條達無規倣凌駕之迹自其少日為王光承玠右吳騏曰千兩高士所稱道而君之叔父芳標葆矜亦樂與酬和焉余既旋里是夏君以疾殞京師冬孤子長涵扶喪歸踰年余始哭君于黃浦之東高橋里荒溝古水莫有田父可問途者叩其門有雞犬無僮僕見其孤問其所有僅木綿花地一頃不足輸井稅為悽然久之尋出君保素堂集若干卷請余序因述君行槩俾後之論世者知君之為人

王鶴尹詩序

古今門才之盛莫過王氏唐重門第而王氏入相者一十三人明重資格而王氏之中甲科者一千六百四十有六人雖然此世俗之所謂盛未足為王氏夸也惟其姓名列于作者之林而克媿群雅若司空昶子渾從子沉渾子濟從孫述、子坦之坦

之子愷忱、孫度又若丞相導子洽從子羲之洽子珣珉珣子
弘曇首珉子謚羲之子徽之獻之肅之弘子錫、子僧達僧達
子融弘弟凝、遠子僧祐曇首子僧綽僧綽子儉、子暕族孫
筠皆累世有集著錄于國史於戲斯為盛矣沈約有言開闢以
來未有爵位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其信矣乎大倉王君鶴
尹為文肅公曾孫諸昆群從多以制舉業取科第致位通顯而
君獨澹然于榮利好為山水游詩瓢酒榼肆志娛衍與海內名
流繼和間倚聲度曲識者比之東籬小山無忤也今年春郵所
作松巢集屬予序之予受而諷誦愛其境生象外意在言表淵
然若五達之井百汲而盈科由其才之多故長言之而不能已

也太倉才士之薈曩時王元美兄弟以詩名奔走海內標榜同
調有五子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之日文肅公登第在
元美後而元美以兄事之與敬美埒呼為二友方公在儲端元
美寄詩則云委蛇談經術竹素良所欣以祭酒歸則云兩都新
賦誰堪續讌飲花下則云文酒竟成吾黨事蓋以著作相期初
不以名位為公重至緱山先生秀才時元美進之四十子之列
而曰太原人中龍有子汙必血趾跋藝苑場歛爾電同掣其矜
許也至矣百年之久向之先後所謂五子四十子者往、家學
凌替獨文肅公後仕者盈
朝多托文墨之職詩篇流播庶幾復覩烏衣崔駟之盛而君以

不仕宦好之也篤為之也專宜其詩之獨多且工矣筠常論家門謂崔氏雕龍不過父子两三世非有七葉之中人、有集如吾門者考筠所撰文章以一官為一集然官階之遷擢有數惟山水之歷覽無窮君好游筋力尚強健試取平生所歷各為一集當有過于筠之所撰者孰謂今人之不及于古也

馮君詩序

吾於詩而無取乎人之言派也呂伯恭曰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吾言其性情人乃引以為流派善詩者不樂居也温李之作派流為西崑試取楊劉諸詩誦之未見其畢肖于温李也黃陳之作派流為江西試取三洪二謝二林諸詩誦之未見其悉合于

黃陳也譬諸水然河出乎崑崙虛本白也所渠并千七百一川斯黃矣泉源于馬邑本清也流而為桑乾躍為盧朐斯濁矣瀑懸乎廬山之北本直也導雙石經三峽迤邐入于宮亭之湖斯曲矣派之不同乎源非可瓜區而芋疇之也桐鄉馮君好為詩直抒己意見世之言派者輒笑之查田查浦昆弟吾鄉之善詩者也稱君詩不置余因取而誦之問其所學曰吾何學吾特言吾性情焉爾噫君其可與言詩也已桐鄉為縣雖小其山有父史其壤有千金之圩清江貝廷臣之所居西溪鮑仲孚會稽楊廉夫之所游衍往、見于題詠三百年來音塵歇矣君起而嗣之不惑于流派之說進而不已必有過于前賢之製述者君縱

不言派焉知來者之不以君為派吾老矣尚思見之

張君詩序

邨鄙曹檜之微皆得列國風而吳楚大邦不見錄于輜軒之使後百六十年屈宋唐景楚風代興若夫吳以延州來季子之知樂子言子之文學且其有詩而無詩豈非山川清淑之氣以時而發後先固不可強耶漢之五噫晉之吳聲十曲迨宋而益以新歌三十六當時至為之語曰江南音一唱直千金蓋非列國之所能擬矣汴宋南渡蓮社之集江湖之編傳誦于士林其後顧瑛偶桓徐庸所采大半吳人之作至于北郭十友中吳四傑以能詩雄視一世降而徐迪功頡頏于何李四皇甫藉甚七子

之前海內之言詩者於吳獨盛焉曩余少壯時以詩見賞于牧齋梅村二先生嗣是獲交聖野葉氏長孺朱氏孝章金氏寧人顧氏禎起徐氏鶴客陳氏無殊俞氏茂倫顧氏崧之徐氏恒與往還鼎和而張君善詩余未及知君既歿而嗣子某將刻其遺詩屬余作序余誦之終卷溫柔敦厚孝友之風溢于言表觀其唱和知為無殊茂倫崧之、友宜其詩之風格相似也韓退之有言思元賓而不見、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今諸子之作或傳或不傳而君有子克鐫其父遺藁庶幾流播日廣又安知不有顧瑛偶桓徐庸其人合諸君子之作甄綜行之則余之所厚望也已

張趾肇詩序

婁縣張趾肇別十年矣挈舟小長蘆請業於余誦其詩猶操唐人之音不蹈宋元粗厲軟熟之習可謂婣群雅之長者也曩趾肇留國門當日鉅公延攬後進好引浮薄之士而趾肇獨耻干謁其不遇固宜今復躡屨而北衆方拾蘇黃楊陸之餘唾而去其菁華或見以為工趾肇仍循唐人之風格毋乃齟齬而難入乎雖然學宋元詩於今日無異琴瑟之專一或為聽者厭棄文之高下吾自得之吾言之工安知不有賞音其人者李習之有言人之窮達所遇各有時何獨至于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趾肇行乎今戶部尚書澤州陳先生左都御史新城王先生其詩未嘗不操唐音者試以質之當必有所遇矣

橡村詩序

詩猶夫射也棲鵠于侯有參有干狸以為步龍首蛇交以為楅雖為物不同其志于中則一爾彼其措三而挾一支左而誦右此夫人而能之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三耦八算負侯而唱獲射之必有節也武夫之赴、有終身射而不知節者矣或留馬或揚馬或出于方馬善射者則異是燕角之弧翔蓬之矢決拾并夾必選其良此猶詩家之取材也六弓四弩八矢之法參均而九和角與幹樞筋三侷膠三錡絲三印漆三魁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比設羽設月此猶詩家之鍊句也鵠有遠

近有高下則審之在我而已今之言詩者多主于宋黃魯直吾見其太生陸務觀吾見其太縝范致能吾見其弱九僧四靈吾見其拘楊廷秀鄭德源吾見其俚劉潛夫方巨山萬里吾見其意之無餘而言之太盡此皆不成乎鵠者也尤而效之是何異越人之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也乎吾家椽村弟善古今詩其取材必良其鍊句必極精緻陳言務去而夕秀啓焉譬諸射者持弓矢審固動而不括必志于毅詩所云終日射侯而不出正者矣椽村貽書索予序書至是日適觀射于市之南遂取以為喻

王先生言遠詩序

彙尊嘗聞古之說詩者矣其言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言其志謂之詩又曰詩者人心之操也又曰詩持也自持其心也又曰詩性之符也蓋必情動乎中不容已于言而後作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各操持其心性所得而莫或問焉顧正嘉以後言詩者本嚴羽楊士弘高棅之說一主乎唐而又析唐為四以初盛為正始正音日中晚為接武遺響斤、權格律聲調之高下使出于一吾言其志將以唐人之志為志吾持其心乃以唐人之心為心其於吾心性何與焉至謂唐以後事不必使唐以後書不必讀則惑人之甚者矣韓退之有云惟古於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辭非已出未有不流為剽賊者若王先

生言遠庶幾辭必已出者與先生世居長水之南梅會里少與從兄翊介人以詩倡和既而登劉子壯榜進士出知廣州府遷廣西左江道按察副使歷川北道布政司叅政四川按察司使江西右布政使持母喪歸服除補山西右布政司凡山川風土廢興治亂之跡友朋離合之感皆見于詩不傍古人不下古手不為格律聲調所縛類發乎心性所得而絕剽賊之患盖卓然可傳者也先生歿後季子某合其平生諸集彙刻以傳於是同里朱彞尊為之序

苻谿詩集序

予年十七避兵夏墓始學為詩既而徙練浦之南再徙梅會里

見當代詩家傳習景陵鍾氏譚氏之學心竊非之以為直亡國之音爾客或勸讀揚伯謙高廷礼李于鱗選本諷其音若琴瑟之專一未見其全美焉於時苻谿處士授徒里之西與之論詩則上取蕭統徐陵所錄旁及於左克明郭茂倩之書故其長歌短詠音節靡不合古因日相酬和所作漸多東南隱君子翕然稱吾里同調之盛而予舟車南北突不暇黔於游歷之地覽觀風尚往、情為所移一變而為騷誦再變而為閨塞之音三變而吳儻相雜四變而為應制之體五變而成放歌六變而作漁師田父之語訖未成一家言處士亦嘗遠游能不為風義所移獨循其舊格以和平之響奏於群音繁會之日可謂有君子

之守也已今之效蘓黃楊陸之體者見符谿詩且置之不顧然而不可廢也風氣之變易無異四序之迭運五子之推遷宋元之音消歇勢必復以六代三唐人為歸則符谿一編正將來之所取式者也處士初名永謀字天自更名泳字于野又號潛初居符谿上近亦移家梅會里焉

沈明府不羈集序

吾言吾志之謂詩言之工足以伸吾志言之不工亦不失吾志之所存乃旁有人焉必欲進之古人之域曰詩有格也有式也於是別世代之升降權聲律之高下分體制之正變範圍之勿使逸出矩矱繩尺之外於古人則合矣是豈吾言志之初心哉

且詩亦何常格之有幽之詩不同乎二南鄭衛之詩不同乎唐魏周頌簡而魯頌繁大雅多樂而小雅多怨亦各言其志焉而已唐以賦詩取士作者期見收于有司若射之志于彀故於詩有格有式有例有密旨有祕術有主客之圖無異揣摩捍闔之學今也不然仕乎

朝者賡颺盛際歸乎田者歌詠太平既無得失之患存于中而何格式之限此吳江沈明府不羈集之所由作也君壯年舉進士出宰西陲不屑治簿書折腰屈膝于大吏遂引歸所居背郭漁村蟹舍相望予嘗過焉白花紅蓼水及于讀書之牀而君吟咏不輟久之輯其前後詩藁屬予序而傳之同好君之詩好盤

硬語恥蹈摹倣之跡時而縱橫時而淵奧一暢其志之所欲言
今海內之士方以南宋楊范陸諸人為師流入纖縵滑利之習
君獨以澀體孤行其間雖眾非之而不顧可謂有志者也

白蘭谷天籟集序

明寧獻王權譜元人曲作者凡一百八十有七人白仁甫居第
三雖次東籬小山之下而喻之鵬搏九霄其矜許也至矣余少
時避兵練浦村舍無書覽金元院本心賞仁甫秋夜梧桐兩劇
以為出閔鄭之上及纂唐宋元樂章為詞綜一編憾未得仁甫
之作意世無復有儲藏者康熙庚辰八月之望六安楊秀才希
洛千里造余袖中出蘭谷天籟集則仁甫之詞也前有王尚書

子勉序述仁甫家世本末頗詳始知仁甫名樸又字太素為樞
判寓齋之子後又有洪武中助教江陰孫大雅序及安丘教諭
松江曹安贊余因攷元人諸集則匪獨遺山元氏與樞判矜契
若秋澗王氏雪樓程氏皆有與白氏父子往來贈送之詩蓋寓
齋子三人仁甫仲氏也其伯叔則誠甫敬甫官江西理問
雪樓送其之官有思君還讀寓齋詩之句此亦敬甫昆友之父
執矣白氏於明初由姑孰徙六安希洛得之於其裔孫某將鋟
木以行屬余正其誤乃析為二卷序其端

紫雲詞序

詞者詩之餘然其流既分而不可復合有以樂章語入詩者人

交訕之矣雖然良醫之主藥藏金石草木燥濕寒熱之宜采營各別而後處方合散不亂其部要其術則一而已自唐以後工詩者每兼工於詞宋之元老若韓范司馬理學若朱仲晦真希元亦皆為之由是樂章卷帙幾與詩爭富昌黎子曰惟愉之言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詩矣至于詞或不然大都惟愉之言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詩際兵戈俶擾流離瑣尾而作者愈工詞則宜于宴嬉逸樂以歌詠太平此學士大夫並存焉而不廢也晉江丁先生雁水以按察司僉事分巡贛南道構甃園于官廨且于層波之閣八景之臺携賓客倚聲酬和所成紫雲詞流播南北蓋兼宋元人之長將與詩並傳無疑

已贛州控百粵三楚七閩之隘曩時兵戈未息士之棲于山澤者見之吟卷每多幽憂悽戾之音海內言詩者稱焉今則兵戈盡偃以得先生撫循而煦育之誦其樂章有歌詠太平之樂孰謂詞之可偏廢與於是其友朱彞尊審定焉而書其言以為序

柯寓匏振雅堂詞序

宋元詩人無不兼工樂章者明之初亦然自李獻吉論詩謂唐以後書可勿讀唐以後事可勿使學者篤信其說見宋人詩集輒屏置不觀詩既屏置詞亦在所勿道焦氏編經籍志其於二氏百家搜採勿遺獨樂章不見錄且作者之日寥、矣崇禎之季江左漸有工之者吾鄉魏塘諸子和之前輩曹學士子顧雄

視其間守其派者無異豫章詩人之宗涪翁也柯子寓匏學士館甥其于詞蓋幼而習焉既而助余編次宋元人之詞又同周布衣青士博採詞人體製探其源流為樂章考索一書其用心也勤其倚聲也敏其于詩也兼工而日進于作者殆習伏衆神而臻于巧者與徃歲在戊午寓匏兄弟與余同以薦留京師明年二月以父喪去又二年訪予江南遇于燕子磯又二年至京師每見輒出其詞彙久而盈卷乃雕刻行之今之工于詞者大都昔曾與學士游讀寓匏詞當有以山抹微雲女壻見日者然而寓匏之詞之派之工不必盡合乎學士蓋由取材于宋元之人者多也

孟彥林詞序

宋以詞名家者浙東西為多錢唐之周邦彥孫惟信張炎仇遠秀州之呂渭老吳興之張先此浙西之最著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譽永嘉之盧祖臯東陽之黃機四明之吳文英陳允平皆以詞名浙東而越州才尤盛陸游高觀國尹煥倚聲于前王沂孫輩繼和于後今所傳樂府補題大都越人製作也自元以後詞人之賦合乎古者蓋寡三十年來作者奮起浙之西家嫺而戶習顧漸江以東鮮好之者會稽孟彥林訪予京師出所著浣花詞凡五百餘闕其好之也篤其為之也勤宜其多且工也詞雖小道為之亦有術矣去花菴草堂之陳言不為所役俾滓

其體尚質迨晉宋齊梁江南采菱諸調去填詞一間爾詩不即
變為詞殆時未至焉既而萌于唐流演于十國盛于宋余嘗持
論謂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錫山顧典籍不以
為然也魏塘魏孝廉獨信余說頻與余唱和詞成掩其名示人
見者或疑予所作余既歸田攷經義存亡著為一書不復倚聲
按譜而孝廉好之不倦所填詞日多里之人疲于傳寫乃刊行
之水村者孝廉之居因以為字元趙子昂氏嘗為錢處士以水
墨寫為圖者也琴趣者取諸涪翁詞集名也夫詞自宋元以後
明三百年無擅場者排之以硬語每與調乖竄之以新腔難與
譜合至于崇禎之末始具其體今則家有其集蓋時至而風會
使然特工如孝廉者不可多得然則孝廉之詞力追南渡作者
雖由其才亦遇其時夫然而後工也孝廉將為嶺表之游荳蔻
之花枕椰之樹蕉耶扶荔之果青雞白鷓孔翠之鳥蝴蝶之蘭
凡以資琴趣材者一惟孝廉驅使之余毫矣君歸尚思歌以侑
酒

趙君制藝序

寧夏趙君將刻制藝以質當世論文者寓書其友張君屬予序
之予嘗論帖括之文雖非不朽之業然以之取士相循且三百
年廢矣既而復用蓋亦有取焉士子窮經一室所代述者聖賢
之語忖度者聖賢之心則其學不得不趨乎純較之風雲月露

之辭若有勝焉者又其業必晝夜孜、誦習少輟則不工故學士大夫恒以為難趙君為制府公令嗣方制府公自津門移鎮賀蘭旋統奇兵入蜀不旬日而復錦城豐功偉代為古未有而幕府綜畫君與有力

天子嘗召君命作擘窠書于殿上君濡毫不少懼見者以公望期之未幾歸省制府公于蜀贊進取滇黔之策人謂君倥偬尔宵卧起桴鼓間帖括之業輟且久矣而君出自巾箱中與窮經一室者無以異信乎人之所難能也昔張魏公治軍書勲史策而所著紫巖易傳為學者所傳敬夫繼之昌明正學史稱魏公開府時敬夫年尚少內贊密謀外叅庶務幕府諸人皆以為不及古今事盖有相類者予願君益自奮厲克其學期無媿于敬夫斯得矣至其制藝之工論文者共識之毋俟予推獎也

送周郎中還琴山序

山陰周君官郎署十年七閩之亂奉

天子詔冒鋒鏑行萬里執詞不屈拘別館卒不辱命而還持父喪除服補官京師人或訐大臣子壻辭連君、不置辯遂挂吏議落職將歸朝之大夫士靡不歎息各賦詩贈行惜其平生不苟訾笑而以言獲譴也古昔賢人見逐能文之士或代寫其心志所欲言被之聲詩樂府所傳放歌行是也三代人才之盛莫過周宣王時內則虢文公樊仲山甫張仲尹吉甫外則申伯韓

侯蹶父召虎方叔皇父程伯休父一賢人去國若無所損益而詩人之賦白駒一曰以永今朝再曰以永今夕當其未去思繫維其駒食以苜藿而不惜及其既去則異其賁然來思異其來而不得則曰無金玉爾音其縈思之切若是其纏綿也君今歸乎棊山之麓江可以釣林可以游窟山宅水之樓依竹之堂可以寄傲殆詩之所云逸豫者非歟雖然君年總五十而齒髮未衰

天子知君久終且見用必不滯於空谷宜諸朝士交望其來匪止效放歌以代寫君之心志而已

送湯潛菴先生巡撫江南序

統百城之吏而表率之畫圻廣則聞見難以悉周然則曷以勸曷以懲曷以化民成俗此其道不外察吏而已大江之南職四民之業者十僅得五而游民居其半焉安歌便舞綸衣甘食山遨而水嬉經過者指為繁華佳麗之地不知四民做劫有糠粃不充者逋賦之日增寇宄之竊發有司不自救其過何能善其俗顧察吏者束於令甲舉其合格者不允盡賢、者又不得舉或賢而當劾者有焉故曩之為督撫者舉措一不當民心渙而不能驟合若是其難哉使居是職者却賂遺謝賓客躬親判牘正己以率其屬斯亦可矣然賢士大夫忠告之不聞小民疾苦之未悉不得不以耳目寄之屬吏夫以士民之所陳或有未足

盡信者矧屬吏之愛憎乎以此守官可也將以勸懲其下化民成俗則必有道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睢州湯先生以講幄侍從受知

天子特簡巡撫江南先生之學最醇而不事異同之辯先生之節最清而不為薪絕之行信義之有根而德之有源者已吾知先生為政遇下以仁則賂遺必不至接賢士大夫以禮而廣其詢謀則賓客不必謝刑平其寃者而歸於簡也害去其甚者而不用亟也夫條教不煩則移俗也易察吏有術則民心舉安吾特言其麓者若先生之學蓋挹之而不窮施之而各有當也於其行規以言先生其何以處哉

送汪簡討使琉球序

古之儒者誦詩執禮非徒學為仕達邦國之政而已必以使於四方不能專對為慮故皇、者華四牡所以勞使臣之詩于鄉飲酒則歌焉于燕飲則歌焉君以此勗其臣父兄以此教其子弟惟不辱君命始謂之士而君將有大問則與卿圖事擇其可使者既謀其人然後命之戒宰夫官具問所宜賚夕幣乃行其或聘而誤主君勿親饗食以媿厲之蓋使臣之重若是然則使絕域者得與可為將相同科夫豈過哉康熙二十有一年春天子命公卿擇廷臣之可使琉球者衆以翰林院檢討江都汪君對

天子曰俞命既下君詣闕上言七事其一謂邇者方頒御書于封疆大吏宜并及海外屬國禮部以無故事持不可

天子復集公卿議於廷終允君所請秋八月

親灑宸翰縹囊鈿函俾君齎以往蓋嘗稽之宋端拱咸平祥符之際其於西夏高麗交趾咸在御書賜焉是役也

天子命使必咨於廷君請於朝必言所宜齎者可謂合乎古而從其宜矣吾聞琉球自隋始通道至唐無聞載諸宋元史者略焉不詳明之初析而為三其後山南山北復合於中山為一其所以分合之故中土之士多不能言之君史官也職修明史記且考其本末歸上諸史館是則吾黨私心屬望于君者雖然馳

驅而咨諏詢度其亦使者所有事歟於其別序以送之且作歌以道行邁之光華焉歌曰君之選兮彤庭鸛斯立兮鸞斯停迺上言兮七事

帝心用嘉兮特可其四

宸藻兮秀霄虎卧兮龍跳受書兮北闕載旌兮東郊八駟兮道左搖三旌兮婀娜白澤袍兮猩茵郵籤便兮娛親截江流兮踰浙誕登艫兮閩越仰瞻兮天星無分野兮可經旁睇兮三老指一髮兮彭湖島、之樹兮青、鳥了帥兮紛來迎小大兮奉酒跪雙膝兮搓兩手陳寶章兮殿中祝

皇帝兮萬壽神靈兮天妃媵蛺蝶兮黃衣微颺兮七日景南至

兮送君歸數歸年兮甲子春載陽以來止
帝益眷兮信臣被新渥兮今始

送張毅文還郁洲山序

郁洲在東海中相傳山自蒼梧徙此上多炎方草木僊士石室
存焉崔琰述初賦所云吾夕濟于郁洲者也翰林院檢討山陽
張君毅文以上疏謫官歸將徙宅于洲之上行有日矣惜君之
去者咸賦詩為別或謂翰林非言事之官郁洲非可居之地君
所為近于好異君之言曰郁洲者吾先子考功恒思卜築於是
而未果也吾居焉以成先子之志云爾朱彞尊曰予嘗好游道
出淮陰者數矣其初過之植柳盈隄水下於隄三尺再過之則

隄與水平又過之則水汎濫隄上聚土以為防久之如堵牆焉
背郭之氓而墻而市不知墻外之皆水也城居者不知湖流之
高于雉堞也予經過揣之焉去之惟恐不速噫淮堰之築千年
矣其幸而不潰者天也微君之言固將勸君徙宅焉詩有之矣
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夫郁洲非淮海之樂土歟抑聞之家之始
造也匪特營祭器養器而已其度幽宅也無有後艱則可郁洲
之山後磊前磊延廣八百里可度幽宅者不少也樂哉斯丘考
功先生所欲葬焉天水潦而改葬者古也去危而即安者人情
也申之以忠告者朋友之道也君曰然吾還當聚族而謀諸遂
書以為序

太守佟公述德詩序

嘉興在吳越號開元府更為秀州者百餘年宋慶元中卒升為
府以地則海環其東南具區浸其西北受蒼雪諸水分注百川
陸有蠶桑麻麥秔稻之利水有菱藕魚蟹之租行者乘船戶外
居者織機絞宵中蓋終歲勤動而忘其勞也鄉之大夫士好讀
書雖三家之印亦備經籍恥為胥吏習武事其俗少陰狡訟者
始噪而終柔有辜恩而不滋怨毒故易與為治今也不然游民
薄夫農胥吏榮于大夫士武人雜之于衿比丘尼多于蠶織婦
僑居者奪土著之利僕訐其主女懟其夫婚姻非其耦且也奇
贏之利不逮吳閭十之二三而賦稅凡與相埒冠婚喪祭燕享

效其靡麗惟恐不及民貧而奢苟非課農桑以足本富崇學校
以明禮教將見風俗日敝而莫之救也以言為治之要不其難
哉潘陽佟公未守斯土化民以誠不亟于市德而在字下者
帖然如赤子之依慈父母焉會上丁釋奠于庠公親詣廟下齋
宿五鼓既畢衣朝衣正冠束帶樂備升階執爵奉帛于先師而
教授錢塘屠君樹聲率弟子駿奔襄事裸酒割牲祇、肅、教
十年所未覩也而又進諸生童子試之拔其尤者資以奉錢蠶
月舍於郊勸民織農月造於野勸民耕勤者勞以酒脯公之重
民事也至矣夫農桑者國之本計本計脩而佐以魚鹽蠶果則
民可使富學校者士習所出土習端而下及百工商賈則俗可

使移奢示之以儉、示之以礼然則公之為政其知所先務者
與於是與人之誦公者連章累牘屠君會粹其詩成若干卷錄
板傳之請余為序余聞古之為治者或三年而改成惟仲尼有
以自信謂暮月而可然其用魯、人驚誦之至云投之無戾若
是其不易也公下車甫九月爾而邦人之述德者干舌一口言
者心之聲此非可以力致者也詩言之矣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序以為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也良二千石共治天下
者也公其始基之矣由是而政教日明則邦家之先由是而言
之不足長言之則德音不已將太平之基上以贊
天子之治自我公始余舊史氏也願操邦國之志特書之

話山集序

東漢士尚風節尋起黨錮之禍范蔚宗破史例立傳讀史者傷
之矣明自顧端文高忠憲講學東林書院朝士景從魏當既敗
薦紳相與激揚而黌堂才彥倡為復社應之轉相慕嚴阮大鋮
居白下南國諸生顧果等一百四十人具揭攻之吾鄉之士有
八而平湖陸先生話山名在復社顧不與焉迨甲申六月納巾
衫于學使業閉戶掃軌矣久之以歲貢生謁選知汶川縣事非
先生意所存也先生後復稱子棊刊其詩文以傳而屬予作序
予思復社諸君子攻大鋮時歲在戊寅余甫十齡爾聞先君子
之論謂治小人不宜過激所見與先生略同不數年而大鋮柄

政欲盡殺異己者田是金壇周鍾介生死于市貴池吳應共次
尾宣城沈士柱崑銅等逮捕下獄幾不免而先生不為危言激
免挂黨議謂明且哲者非歛今其事六十年矣此百四十人者
或殺身以成仁或隱居以求志惜無好事者仿蔚宗為之立傳
而先生有子克揚其親之美予也序先生之集追憶少日事
書之庶几後之君子觀此可以論世焉

黃徵君壽序

康熙十九年監脩明史崑山徐公立齋舉梨洲黃先生入史館
編纂先生辭不赴以經義教授鄉里聚書萬卷從游弟子數百
人歲在己巳八月先生縣弧之辰年八十矣其子百家游學京
師請余文歸為先生壽先生長余且二十年余童穉時即知先
生名方忠端公與六君子同時為魏忠賢所害思陵即作先生
諱闕訟寃手鐵椎、許顯純又搥崔呈秀之胸拔其鬚歸而焚
之告于忠端公墓勇哉先生之後父讐也既而偕兩弟讀書譚
藝合名士衿契轉徙兵戈倣擾之中不忤俗以為高不妄交以
干禍先生之明哲又有不可及者回思曩昔訟寃之日除惡難

于拔山追忠賢雖僂而其黨散處四方泊乎南渡若厝火之復
灼蓋至十餘年以來始消歇無復存者而先生猶康疆無恙忠
端公特祠春秋腰臘率子姓奉祀日擊其先公之大節具書于
國史先生之心足以自慰於介壽日宜浮一大瓠者也余之出
有愧於先生顧性好聚書傳抄不輟別與先生有磁芥之合明
年歸矣將訪先生之居而借書焉百家其述余言與先生之不
我拒也

徐尚書壽序

刑部尚書崑山徐公自為諸生結交字社海內慕其風義以為
圭臬及登上第入翰苑歷儲端為學士遷容臺陟副相

天子愈以文章重公召入南書房資啓沃備顧問高文典冊
公視草為多

御書博學明辨肇窠大字

賜公縣於堂今年春會試天下士公為總裁官晝夜旣綜開院
日所拔悉知名士遇休沐日對客有一善為推獎之與之談藝
放、不已今翰苑臺閣之選大半皆出公門下稽古之榮蓋至
公而極矣當集賢學士之初設也張燕公說首拜是職故事公
讌尊者先飲燕公推讓不肯先其言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
不以官班為前後同時在院十八人取十九杯一時舉飲金坡
舊事傳為美談近代先輩執禮過峻後進畏縮不敢自前罕有

文酒譚讌之樂此與燕公異矣某通籍後公相遇特厚嘗合史館一十六人月一會飲脫畧先後輩禮歡然靡間十年以來聚者日散某以擣昧自棄

聖世公獨不以為嫌有述作輒相示得異書輒以借觀矜契更倍於曩昔蓋花月宴游未嘗不隨公之履約焉十有一月二日為公攬揆之辰編修張君偕同館諸君子製屏幃為公壽而屬序于某公事業之盛門閥之華標映海宇誰所不知又奚俟某之贅辭哉竊思古之豐于祿者或嗇于名壽惟醇儒而躋元老研精經義講誨不倦則其德彌劭其齒彌高若張丞相蒼鄭司農康成是已公爵居三九壽極群書所輯讀禮通考折衷石出

於至當且欲續涑水之通鑑為一書旁蒐三唐人之詩補其闕正其譌於時公年五十八矣而精力康強若三四十者天既厚公以祿委公以四部之藏於以闡經史之潭奧探性理之淵源公之名壽蓋未有艾也公於京師宣武門西築碧山之堂歲時集曩弟子姓為家宴各載名醞於壺於鎗蓋自滄溟潞薊涑易房山以及秦蜀齊晉吳越之釀凡三十品一洗杓而引之今公初度公之弟子為春酒以介公壽者麴車且相接於路且有出於三十品之外者某憊矣未能復從公飲將恭賓席之末堅坐以觀公之盡觴焉

吳封公八十壽序

翰林院編修高郵吳君世燾采犀舟下甌社涉江抵長水踵余之門請曰小子父曩年七十夫子既為序書之屏矣今年八十耳目猶清明善飯交友戚懿欲介壽于堂而父固辭謂適年以來州民困于水昏墊此離人糠粃不飽吾安所事稱觴為顧小子兄弟洗腆用酒情不能已願更得夫子一言為叙余曰諾余思昔之儒者其志特立恒思以道得民蓋匪直利達者然也凡居乎鄉黨不以天下為己任一夫不獲若納之溝民吾胞也物吾與也痼瘵乃身也自世風日漓公孤鄉士各自善其身家比閭聯伍之情不相締結急難不相拯拯胥天下之人為我斯亦士之辱矣且之先生於鄉之被水患者飢分之食寒分之衣力

不能給則凄然淚下至逢初度欲為罷酒由先生是念克之而阿衡而稷而禹奚而不可雖然余嘗聞鄉飲酒之礼矣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潔敬者不崇爵揚觶將之而工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三詩其辭曰酒旨且多式燕以衎又曰萬壽無期德音不已此非獻壽之辭與維古有之於今不可廢也先生居乎州城之東濠有芙蓉岬有楊柳有橋有船有尊有魚酒一瓢書一卷足以娛日庶幾古君子安貧樂道之風而又有子仕於朝歸遂潔白之養孫曾林、環侍杖屨不知者慕先生處境之樂而先生篤念鄉里獨盡于心雖老不作避地之計吾知先生

慮患也深而壽特也審矣今夫水江淮河濟本獨流而注諸海
今則濟合于河、合于淮當其合猶可以清則濁及其既合而
分則奔虺潰決而不可遏自淮以南靡有安宅矣
聖天子特簡治河之臣俾群公贊理申

命撫臣歲賑淮揚災民而成功有未期也先生、長于揚其疏
濬隄防之宜謀之必熟假令先生懸弧之序邑有司以上崇壽
揚解乞先生一言焉知不有奇計使泉流清原隰平用上佐平
成之治是則獻壽之辭豈惟交友戚懿所當介壽于先生之堂
而乞言以為博史不可也已夫

朱翁六十壽序

愚聞之矣古有養老之禮無獻壽之文當其時若生子者于閭
史問獻諸州、獻諸伯、命藏諸州府閭胥歲時教其衆寡辨
其施舍以年則五六七八九十之異其制以弧則梧柳桑棘棗
之異其用以杖則家鄉國朝之異其地以豆則三四五六之異
其儀鄉有耆老州有司鮮不知之而養之于學謀于賓介輔以
僕相以司正告于先生君子若何之工姐授之弟子樂以南陔
白華、黍歌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笙以由庚崇立由儀
不可謂非獻壽之詞矣夫惟接之以仁制之以道敬其父而子
悅油然而生孝弟之心盡尊讓之節故無事家讌以夸其鄉曲也
後世禮廢名不書於閭史齒不尚于有司異張宿肉告存賜秩

就見之典不行為人子者欲壽其親將以致洗腆之歡乃謀于
鄉之大夫士乞言以祝純嘏不失告于先生君子之義亦猶行
古之禮也夫宗人某世居休寧之倫堂遷吳江之盛澤性淳厚
有德量好義重然諾輕施予不以辭章自見教其子蓬源敦尚
古學碑問業于余里多栗栗少年禁勿往來葺紫陽書院以祠
徽國文公俾肄業祠中四方名士至則適館授餐無倦色家儲
枕笈古槩法書名畫以世清鑒而又訓其子曰人生世上寸陰
可惜豈可畧刻偷安耶蓋翁雖隱于市而敦崇古道有篤行君
子之風其治家具有條理不察于細務睦婣任恤恒苦不及
所謂一國之善士非與朱氏之先源于小邨子其後望在沛亦
在吳既而丹陽錢唐義陽永城太康各以望著自文公崛起新
安於是茶院一支獨盛翁系出茶院後實婺源之宗子也余家
自盛澤三家村徙居秀水翁之居吾先世之楮捲存焉蓬源請
余為文壽其親雖不敢附先生君子之列然詩言之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姓然則知翁者莫余若也以余言進一觴可乎

趙母張太君壽序

華亭焦袁熹寓余書曰袁熹弟子同里二趙生曰浴曰翰有母
張太君年二十一歸趙氏作配上舍君其事父母孝事舅姑如
事父母治家嚴整有法度主中饋甚勤振恤宗鄰貧乏無倦色
年逾四十而寡教其二子力學皆以能文名翰尤聰慧十齡編

誦諸經箋疏通大義長好探索宋元明理學書實太君誨之今年冬太君壽五十矣昔孔子刪詩存柏舟論次列國婦人善敬姜千載之下徬徨感歎如或見之故子之壽其親莫若乞言于當世之有道而能文者敢以請未幾偕弟子翰踵門申其辭袁熹不妄譽人者聽其言信其行余於翰之請不能辭也每見近詩為親壽者必濡削駢詞貼、十言糝金之牋研朱之字俾覽者茫然莫辨本末而又撫羅連者之名姓以為光榮著述之家厭而浮沉練以補袍紙以覆甌不獲已則亦以浮汎之辭塞其求託乎神仙家言以之比擬求者不以實斯應者不出于誠此相率而為偽者也翰能得師一信其師說不惑乎流俗之習遠屬序于余然則余何以祝太君乎詩言之矣彤管有煒管以赤者所以昭女史也周南一十一篇言女德者十召南一十四篇言女德者九申人之女蔡人之妻周南大夫之室息君之夫人黎莊夫人衛莊姜之傳母其詩得媿于群雅至於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其以美壺行者不少惟夫門內之化聖世所尚一正家而國定效匪小矣若太君者苦節自持恒其德以正位乎內洵足以昭我管彤者乎且夫夫之報施為善者不无皆福作不善者不无皆禍往、有出于儒生論議之表者獨貞節之婦必有賢子孫之報斯理也稽諸史策盖千古不爽焉太君有子遂潔白之養蠶可以衣魚稻之租可以治醜醜燕賓

客歲之十月早梅方舒有莪有蕓有韭有蔬團臍者蟬巨口之
鱸十酒十盃兩楡按越調徵吳飲鼓次侯吹笙字壽觴舉
米衣趨太君顏色長敷愉吾搯赤管於是書

胡母揚太君八十壽序

胡母揚太君年十七而嫁、踰十年而寡育三歲孤視其婚教
之甲乙子午經今胡君某是已先是太君年七十韶州守烏程
陸公禮部侍郎歸安嚴公文述太君壺行為之序知桐鄉縣事
丹徒何侯表其閭鄉黨莫不為太君榮也又十年太君八十鄉
黨復賦詩壽太君於是某請予序之予邑人也邑有賢母為之
祝嘏而不善乎古者閭右有史斯一鄉之善人咸知所勸而女

子之德亦必有女史紀之詩所云彤管有煒者也周南之始關
雎召南之始鵲巢葛覃之勤樛木螽斯之順桃夭之宜家漢廣
之無犯禮采芣苢之循法度不失職其於女子之貞言之特
詳惟易亦然伯之六五也觀之六二也家人之彖也皆以言乎
其貞也蓋正家之道必自內始明乎內者家自齊家也者天下
之則也天下之定繫于一家之正一家之正必自女正位乎內
始此謂家人利女貞也太君相夫子无攸遂者不過十年後此
皆持門戶之日訓子義方凡井稅之輸蓬豆之列隣里咸懿之
睦嫻悉中家節以慈母兼嚴君焉且夫貞之必壽也物理然也
太君堅從一之義矢而靡忒治其家六十年今秋九月設悅之

辰子奉觴于前孫拜于後濟之邦族咸稱兪于堂方之七十時
如盛焉太君洵榮矣哉雖然太君之致此匪易、矢昔之蒿者
以為簪藜竟以為食箝燈窺脈之傍懷抱綳子小兒急机絞坐
軒車太君之苦節譬諸飲茗柯嘗諫果太君惟自喻其苦而不
以告人者予願太君子若孫之無忘之也其精于醫千金之方
四時合和之法足以資太君久視者謀之必臻其要然則太君
之年雖後天而老可笑

叔母賀太君八十壽序

歲強圉赤奮若暢月甲午叔母賀太君設悅于闈於是年八十
矣吾宗人獻壽者百餘有觥有壺有爵有觚或脯或膳溢于庭

除第十五弟彛政初命授內閣中書舍人垂魚繡鸚借其婦
年于前孫曾孫外孫離孫歸孫拜于後閭鄙戚懿莫不為太君
榮從子彛尊進曰女有四行吾叔母克全之女有七識十二訓
吾叔母克副之叔母生長富貴幼隨父孝延公遍歷濟南建南
左江嶺北諸官舍不以父鍾愛而女職有闕及嫁侍君舅君姑
于京師從祖母趙淑人以命婦屢朝后宮每賜食懷歸不
先及叔母不以姑鍾愛而婦道有闕也既年二十四而寡旋遭
亂從祖尚書公舊第燬于火避兵深村亂定乃依兄公山樓以
居樓東廊廡教楹內治嚴肅乳媪宦婢之聲弗達于外三徙而
就舊第之基築小屋以栖荻簾紙閣未嘗出視門戶吳越之俗

倭佛比丘尼特多恒出入閨闈尤好與孀者交結叔母獨峻拒之曰此輩一與往還內言沈出于捆矣以是庭無尼氏之跡居恒被服雖華盛日不好珠翠之飾其後產日落練衣布裳盥洗必潔饘糲或不能繼處之怡然蓋自十五弟八齡教之讀書通賓客食餼廩歌鹿鳴數十年如一日迨十五弟歷試禮部未第思奉檄以娛老親叔母輒以書誡曰慎毋以貨進其甘貧守約有士君子所難几者吾家太傅文恪公以宰輔歸里遺丙舍之田七十畝尚書公僅五倍之每自歎曰吾甚慚于叔父斯浙西言清德者必數朱氏彞尊通籍將二十稔恒產祇及太傅之半而十五弟雖登仕版亦無負郭之田叔母甘貧如飴有自得之色由其持久之道恒存乎敬順舉凡紛華榮麗靡足以櫻其心宜其視菽水過于肥甘也夫人生難得者壽而叔母八十如五六十時康彊善節諸孫裊展統膝前居雖陋尚書之井巷猶守而勿失且有學使者題扁以旌焉朋酒既稱叔母其可以輟然而進一觴矣是為序

劉高士七十壽序

於越古多志節之士逮宋之季高尚其事者益多篁墩程氏撰宋遺民錄書其什一而已以予所聞唐珏王潛而外如玉沂孫聖與王易簡理得練恕可行之皆是也明之初王冕元章楊維禎庶夫張憲思廉威蜚趣離俗志不可奪外若劉渙之子精二

子師 羅紘之子周：子頌則世有隱德尤所難也甲申而後
越中隱君子倭指難數最高者二人俞寶應若水劉舍人伯繩
一耕於山一棲於市不與世接熱官就見之者遁入林惟中披
其帷則從後出兩君行誼略同而劉君為念臺先生子先生就
義之後閉戶輯其遺書孜孜不倦憶庚子冬予偕南昌王猷定
訪之戴山下入其門無門焉者外其堂階草不除堂之左列先
生為順天府尹時頭顱垂蕪半稅錄：然尚存主人前揖年未
艾顏色拓搗問先生遺書出三札草藁見示明年再訪之不復
得見矣當天啟中遂庵用事流毒縉紳餘姚白菴黃公被逮念
臺先生送之行臨別訂婚姻之約時兩宗各未有孫也既而劉
君得子是為楊菴高士黃徵君太冲得女為高士之配黃孺人
高士繼前人之志絕意功名肆力于詩古文考次祖父所撰札
書以世儒偏用小戴記度大戴記不錄此非通論乃附入焉博
采諸家之說折衷歸於至當集成正集一十四卷分集四卷而
兩世未就之書得傳晚又作吾此子微言內外二編闡明性理
經術之旨於是高士年七十矣予交徵君子主一言高士有子
戴香少學有文行因述以誨稚孫恒述過庭時家誠戴香雖貧
手能盡潔白之養辛巳除月歸壽其親由是東南名士載歌詩
介雅而余為之序

記

池北書庫記

池北書庫者今少詹事新城王先生聚書之室也新城王氏門望甲齊東先生遺書不少矣然兵火後散佚者半先生自姑仕迄今目耕時書借觀輟錄其副每以月之朔望翫慈仁寺日中集奉錢所入悉以購書蓋三十年而書庫尚未充也自唐以前書多藏之于官劉歆之七畧鄭默荀勗之中經新簿其後四部七錄代有消長民間所藏賜書之外無多焉爾自雕本盛行而書籍易得民間鏤板未貢天府者且十之九由是官書反不若民間之多古之擁萬卷者自詡比南面百城今則操一囊金入

江浙之市萬卷可立致然自博覽者觀之若無所觀也夫宋元
離本日就泯滅幸而僅存於水火劫奪之餘藉抄本流傳顧士
之勤于抄寫百人之中一二人而已習舉子業者誦四子書治
一經不過四五十卷可立取科第而買人牟利亦惟近乎舉子
業者是求非是則不顧至以覆甕畏麩糊蠶箔古之人竭心力
為之者今人全不之惜任其湮沒此士君子盡傷於心而先生
書庫之設藏之惟恐不亟也彙尊經亂先人之遺書莫有存者
及杜餽口四方經過都市殘編斷帙至典衣予直積之二十年
矣以驗藏書家目錄則僅有其十之二三焉然未嘗無出于藏
書家目錄之外者譬之於海九川四瀆無不趨焉而灑池濁洶
之水聚而勿涸鳥見之飲啄魚得之泳游亦可自樂其樂而忘
其身世之窮焉明年歸矣將尋先生之書庫借抄所未有者奉
先生之命遂為先生記之

傳經堂記

經之學溫其故則新義愈出解之而其蘊不窮古之士惟經術
是務士能通經始可友天下士而富貴利達非所論也經學莫
盛於漢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然班孟堅譏之
謂祿利之路然至韋賢父子以經術相時人語曰遺子黃金滿
贏不如一經蓋亦慕其名位通顯云爾揚子云有言大人之學
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傳經者須以發策决科是何異孔子

讀而儀秦行者與仁和卓火傳氏宗祠立于舍東榜其堂曰傳
經堂奉祖考之遺書教授子弟又樂與朋友講習東南之士以
為倫魁焉卓氏居塘西門才特盛以經學聞者五世然試多不
利或薦于鄉矣而試于禮部輒下第或于省中式矣僅列于副
榜是豈卓氏之於經術及未工與由其所學者非專事發策決
科而務合乎古之學者故然也堂之成且二十年矣吉凶歡戚
歌哭于斯者匪一大傳心力交瘁克守其先人之緒而誦讀勿
輟誠有人所未易及者而火傳老矣今年夏率其子次厚入京
師則曩之交游大半零落京師貴人視說經為不急之務襍席
以見途掖者蓋寡嗚呼經術之不講久矣舉一世趨于祿利之
路乃有人焉單衣紉履操經術以繩天下則卓氏之傳經合乎
古者多見其不合于今也於其歸為作傳經堂記

僉事李公畫像記

彝尊少時獲觀先世所藏名臣畫像自誠意伯劉文成公以下
至少師徐文貞公凡七十人既而游四方遇故家子姓輒請其
先遺像觀之合平生所記憶不下百人每自憾不能調鉛殺粉
手為傳寫以補舊圖之缺而此百人者錄其言行論其世容止
笑貌未嘗不沉思焉恍忽若觀之也德州李先生述修挂其考
僉事公遺像于壁彝尊見之拜先生亦拜作而言曰畫像之有
記自古而然子曷為又記之且曰先人兩知縣事其在故城豁

逋逃丁口萬有二千焚其故冊蠹胥不得負緣為奸其在豐獄
有群盜當論死一囚病革而械繫獨嚴先人疑焉至夜微行入
獄見與吏偶語者執之則囚之友壻也利其妻之女弟羨賄盜
引其夫為黨是夜與獄吏謀斃之先人釋囚置其人及吏于法
又甲與乙兄弟饒於財隔垣而居乙死甲逼其妻再嫁不可乃
賂一人使踰垣匿乙居呼鄰里獲之以奸聞于縣其人置不鞫
婦長號訴甲曾見迫狀先人下其人於獄旬餘遣獄吏誣之曰
比者甲與乙之婦析其資事已解矣繫獄者獨汝爾其人猶不
應明日先人再鞠之呼甲前與語移時遂呼其人佯怒曰衆皆
謂汝強奸也強者汝當死其人始懼曰我未嘗奸甲實令我誣

之事乃白矜人有構亂者城破上官俾先人攝縣事先人夜入
重圍掩捕擒其魁脅從者勿問越數日齊寧州軍突至聲言將
屠城衆皆哭先人曰若等無怖亟馳馬數十里外犒以牛酒曰
賊已去境內皆吾民矣止其軍帥勿入城民獲安旋入為南城
兵馬司指揮遷工部營繕司主事歷員外郎出督清江船政還
稅有羨餘悉簿上於朝進爵一級未幾以屯田郎中遷廣西按
察司僉事分巡左江道半塗引疴旋里家居五年而卒先人歷
官本末如是彛尊嘆曰公其無媿乎古之循吏也與古之為循
吏者匪特煦育愷悌著于一州一邑而已必有摘伏斷獄之明
其神智足以聳遐邇之視聽然後民以懾服至若師行猝至民

顛危在俄頃能以片言止軍帥非有大勇者曷克勝此即畧舉
一二事目公為循吏其誰曰不宜彝尊入仕晚未及覩公丰采
顧得為述修先生後進同官翰林又同入史局且獲瞻謁公像
于堂不可謂非厚幸也畫像最著者漢之麒麟閣雲臺而高平
侯魏相褒德侯卓茂皆以治行聞至唐凌烟繪像百八十七人
後又益以三十七人其間循吏往、得與今 國家混一區夏
三十有八年魁儒鉅公遺像之藏于子姓者多矣惜無善畫者
傳神寫照合之于一以垂于永久也思其人覩其遺物雖算囊
觴帶故笏之存猶咨嗟涕泣之不已矧瞻及儀形乎為之記庶
幾使好事者仿予所見取而傳焉則公之遺像其一矣公諱
允禎字貞甫子三人曰浹曰濤曰潤浹中順治三年進士知延
慶州調知禹城縣事濤中康熙十五年進士今官翰林院編修
即述修先生也秀水朱彝尊撰

威遠衛重修學記

庠序學校之設非王政之本歟三代盛時其地自黨遂達國都
莫不有學其人自天子之元子以及士庶人子莫不入于學其
典禮政令則自釋奠釋菜習鄉習射執醬執醕以至獻馘獻因
莫不備舉于學又擇君子之儒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者以為之
師士之入乎學者俎豆筐篚象勺干籥有其器執鼓控揭笙鏞
琴瑟有其音屈伸俯仰盤躄綴兆有其度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賓興之上無私師下無私學此三代之學所以盛美而大備也後世學日以弛典禮改令聽州郡吏專制之于上不允盡舉于學其僅存亦廢者春秋上丁廟祀孔子釋奠釋菜而已為之師者未允盡擇君子之儒徒塊然自處學官使之不由其誠教之不盡其才士亦隱其學而疾其師視學校為不急之務由是學官坐以傾圮至有終歲不游于學者嗚呼學校王政之本至視為不急之務而聽其傾圮此君子之儒為人師者所甚憂也威遠衛當大同關塞之衝士之習于文章者蓋寡自邊隅晏安士始以絃誦相勵而教諭王君復能以仁義忠信之說善諭之衛故有學歲久

將圮王君率諸生某等新之諸生咸樂趨事堂廡寢筵樽櫛榘插戟門壁池莫不具飭不侈不陋工既竣向予請記嗚呼三代之學其得存于今者僅矣自夫師之不嚴而道不尊士于是失端本之學不知順行以事師長則無良師為之也若王君者樂善不倦可謂知本之君子矣昔魯侯既作泮宮詩人誦之有曰無小興大從公于邁又曰濟、多士克廣德心至學校之廢鄭人刺之則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諸生能廣王君之心日相與藏修息游于是講其德行習其文藝孰謂三代之學不可幾于今日也哉

衢州府西安縣重建學記

古者立學自辟雍類宮下至術序黨庠家塾所稱先聖先師初無一定之位故釋奠有合而無尸自漢廟祀孔子闕里迨唐武德後建廟于國子監又定稱周公曰先聖孔子曰先師聞元以降郡邑通有孔子廟祀然廟與學亦未均合為一也其後學亦立廟由太學及府州縣率有定制太學之堂或曰彝倫或曰明德餘皆以明倫為扁旁立社學射圃暨啓聖之祠後峙尊經之閣廟則三門六戟設粟主更先聖曰至聖而仍先師之名專祀孔子配以四子十哲而祀七十子先儒於兩廡薄海內外莫有異焉者蓋天下不可一日無教學不可一日廢於天下舍末師而專主孔子庶幾道德出於一古今之立學雖殊而所以教

則同也西安縣學舊在禮賢門外嘉慶鄉製錦坊元末燬於兵明洪武初一徙於城北廢斗室法院為之正德間再徙於宋貢院遺址嘉靖中復徙於大中祥符寺繼是規制差備自耿精忠逆命王師致討屯兵百萬於府郭久而縣學墻屋薪木皆毀惟文廟僅存梁棟亦圯縣既困於兵其土田旋為洪水所決逋賦累萬長吏迫於催科視學舍為不急之務歲久不治會進士賴州鹿侯祐來知縣事下車謁孔子廟顧瞻太息而曰學校如此其何以造士且教何以興而政何以舉是守土者之責也侯乃豫為規畫俾山農之產竹木陶旄之治瓦甃段冶之攻釘鉸者咸得輸井稅儲之以待興築而以月俸補其額政尚簡易不事

鞭扑逾年而適賦悉完於是鳩工庀材侯首捐錢若干緡縣之
大夫士學官暨其弟子咸率私錢為助首葺廟宇次營兩廡各
九楹次建明倫堂次設先賢先儒木主然後繚垣墻塗井粉濬
泮池之水種樹廟庭及堂之前後凡百本經始于辛未之秋今
年春二月堂成侯興器用幣釋奠於廟牲酒豆簠秩一有儀觀
者交悅具頌侯之功伐石以進侯曰未也堂雖成祠與閣未脩
且曩時賜書未有存者經以載道而學舍無之其可哉乃購群
經疏義凡百餘家將納之廟鼓篋以示學者噫侯之用心勤矣
夫三衢周仕國也昔之言經術者若鄭灼之三禮劉牧徐庸柴
翼之易徐晉卿王宏之春秋是皆西安產也西安之俗其君子
敏於事士之志於學者不少特為兵與歲所苦居無費舍市無
書肆其何所資以講習為得侯所購之書貯於學有不相觀而
善相說以解辨其同異而博喻之者乎吾知教之所由興必自
西安始余視侯忝一日之長與侯別三年入其境覓安於墾農
歌於野游乎學校則昔之廢者具舉蓋中心怡懌有不能自已
於言者而縣學教諭海鹽錢君瑞徵樂襄其役與祭同鄉里還
侯立學之功集事之敏皆遇人計慮之表爰撫其本末而書之
於石

重脩嚴州府桐廬縣儒學記

師儒之官道德之歸政治之本也漢郡置文學掾唐校立經師

庠立孝經師采元書院各設有山良所以教士者專矣

皇朝因明之制縣立儒學教諭訓導各一人掌士子之版銓法
几貢于禮部屢試不第及學生食餼廩者既老而後用之雖不
失古選擇耆儒之意然往、精銳已挫頹惰哀慵講舍之不脩
生徒之日散師嚴道尊之謂何

聖天子立賢無方妙年英俊之士亦得銓授由是汪召教諭祠
廬既至謁先師觀祠宇圯敗陳丹暗粉久已不治於焉出私

錢命工匠捐椽楔扶栴楠宋廬有窳有窳或椽或聖鳩工於某
年月日告竣于某年月日計費白金十鎰爾而堂齋門廡百廢
具舉春秋上下釋奠廟下莘、俎豆水火駁奔假課諸生於碧

梧書屋而又汲有井渡有船蹊有桃李縣之士子樂群親師慶

行禮之有其地焉君乃貽書與余請為文紀之石余嘗往來四

方見府州縣衛學傾者十之六七上官諉之有司有司以催科

聽訟之繁每視為不急之務至于肄教者祿既薄而權輕朝日
之盤恒苦不飽安有餘力葺治墻屋其能免于風雨烏鼠之侵
蝕乎君能不私其財不費乎帑不病夫民力以興廢自任可謂

能也已矣桐廬之學舊在西塢一徙于戴家橋北再徙于縣治
東北之小山宣和中燬于寇紹興以降知縣事趙公侃趙汝憚
趙汝驤胡太古先後修建元末復燬于兵洪武再建則知縣事
毛道主之正統初重葺則知縣事汪榮主之成化以後安慶李

琛東莞盧勗黃岡曹珪雲南楊漢四會何經南海吳宗湯清江
李紹賢來知縣事成克脩廟學此有司之職也以按官獨任之
則自君始

道珍堂記

康熙三十有六年冬太守廣寧黃公來知嘉興府事入郭則瓦
礫塞乎渠及堂塗則林芴接于徑爰與邦人士謀思營葺而疏
淪之念民力未遑也明年夏茶無留贖黠者畏懦者懷公乃龙
材鳩工先治其廨斷榷聖饒子來恐後於時彞尊方居長水之
南池中芙蓉一花並蒂紅衣綻綠房垂綉螺實以公嘉績之所
召也以奉公遺詠是日立桂礎架耒廬遂貽書請名其堂兼

紀之石且歸德于

天子肅清邊徼禎祥是致彞尊欲以不文辭非禮也敢竊伏自
幸生於堯舜之世獲觀

聖德神功靡遠弗屆又有賢太守以拊循問鄙於焉詠歌太平
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于永風芙蓉雖小草而曹植賦之則曰
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傳亮賦之則曰考庶卉之珍麗
實揔美於芙蓉而江淹之辭則又進焉而曰一為道珍二為世
瑞至于並蒂則尤代所罕觀故魏收志靈微令禽奇獸嘉穀靡
不登載而斯獨無之益見致之匪易也稽之至元嘉末志郡治
廳事後有清香堂宋知秀州俞制更扁曰敬信節愛蓋理廳據

於城之內而軒其後為穿堂為後堂其來久矣堂之廢且百年
鮮克有治之者迨公至而始考舊址復新之吁今之守土者屏
賓客省諮度則見以為能矣公府之不飾則見以為廉矣雖然
儒者之為政則有道焉居之必廣也蒞之必莊也蕪者治之塞
者通之廢者舉之道存焉矣堂之建詎足為公重而政事之暇
豫多士庶民之胥附僚屬吏之交孚於此覘公治術之先務焉
宜其始建而珍果適應其瑞也

天子之德亦我公之德也公既命我請以道珍名堂可乎公曰
可哉遂為文以紀落成之歲月納之于壁用示後之君子公名
家遴字谷庵康熙癸卯舉人

五舫記

利濟莫若舟小者為艇為艦為舸為舫為舩為舫為舫為舫為舫
舫為舫為舫為舫為舫為舫為舫為舫為舫為舫為舫為舫為舫
舫也者長而薄也狹而長者謂之艦短者謂之舫短而廣者謂
之船亦謂之舫深者謂之舫亦謂之舫小而深者舫亦謂之舫
也其制則有楫有柁有舳有艫有舫有舫有舫有舫有舫有舫以
薦物曰答窠上下重牀曰艦重室曰飛廬其具則櫓也槳也橈
也篙也竿也戩也櫓柔倍之以梢篙折輔之以戩竿弱引之以
百又崩沙怪石惡浪之喧虺盤渦之撇淀蓋有百夫之力不能
挽一船者求其濟夫豈易哉思古之人取諸渙以制舟楫顧易

之卦言利涉大川者六而無片言取象于舟則終以乘船為危
非安拙之其也雖然大江以南百谷所會內隩而外隈葭茨竹
樹之交敷蘋藻之溶漾隄梁之逶迤非舟無以領其勝而又無
風波之虞有燕嬉之樂則惟舫為宜溧陽狄億立人以庶常吉
士請假還里造五舫于洮湖或以載花或以讌客可以合可以
分有琴有書有歌有酒短簫長篴往來容與于郊園望之者不
啻水仙也今夫至靜者地然曩嘗留燕齊雲翔之間六遇地震
思之至今猶悸是則安危亦何定之有推之以理其人安其心
安則其境亦安矣苟心不得其正而入于邪陷于險未有不陷
危机者安危視人所擇爾藏身萬人之海放情百斛之舟孰危
孰安立人之自處也審矣於是秀水朱彞尊為之作記時康熙
三十有八年陽月之望也

重建屯溪石橋記

漸江之源是名率水由武溪東北流合漁亭榔木二水經齊雲
之麓夾溪入焉東過珠里越隆阜至屯溪其西南五城之水注
月潭度閘口納高視之流達黎陽黎陽者南朝之廢縣治也東
北入屯溪匯于率口或曰孫吳時毛甘屯兵萬戶於是故溪以
屯名或曰程忠壯王靈洗之所保也故其子姓多率口居蓋自
率水東至于瀾為瀾四十有七灘三百有六十濤流驚急至屯
溪而平土人乃築石為橋以通行路創始于明嘉靖十五年歷

百有餘歲民安其利康熙丙辰橋圯率口程翁子謙出私錢獨
任之先後費錢六百七十萬閱二年橋成又十七年再圯翁曰
橋之不同是吾過也遂以丁丑之秋復事興建仍獨任之橋未
成而翁沒其子戶部廣西清吏司員外郎岳繼翁成之匠石之
費幾倍工既竣亦珠里陳君景請予為記予嘗考之周官禮城
郭溝池樹渠之固掌固以時修之而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
夫間有遂、上有徑十夫有溝、上有畛百夫有洫、上有涂
千夫有澮、上有道萬夫有川、上有路以達于凡其不及橋
梁者非義有所遺也蓋五溝五涂莫不有梁焉故爾雅曰隄謂
之梁春秋傳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孟氏亦曰歲十一月徒杜

成十二月與梁成凡西北之水其勢奔迅一失故道則陵谷變
遷石橋之利無從興民之病涉者衆迨冰始合乃克斬木成梁
春水既泮輒復漂去如孟氏所云必每歲更作之若新安江水
其清見底流冷溶漾可涸可游然谿流既廣梁非石不久蘭舟
竹筏齊出其下陸則車徒之輦互茶綱紙戶交于五達之衢易
之以木則易壞易壞則行者病歲事更作則居者勞城郭溝池
樹渠之固將失其險然後知翁濟人之功經畫之計為遠且周
也今朝野之士往、守揚氏為我之學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事
輒相諉其于處世之術則工矣任重之謂何使居其鄉者皆克
如翁之用心不私其財恒以濟人為念推而邦國天下何利之

不可與而害之不可去昔之人所以貴夫任天下之重者蓋由是矣翁以子岳貴封朝議大夫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嘗捐金置府縣儒學田葺明倫堂築率口上流沿溪石堤建宗祠修族譜樂善不倦其為德隣里匪止兩建石橋而已

六浮閣記

六浮閣在查山之陽其區浸其右六浮者一曰長浮二曰白浮三曰菊浮四曰苧浮五曰茅浮六曰箭浮其崇卑小大形殊或斷或續迤邐隈隩之外方閣之未成也嘉定李流芳長蘅過而樂之思以十千錢構草閣踞梅林之上寫圖以告其友兼題長句觀其經營而終不果也後八十年長洲張翁買此山始為建

閣且治生壙背阜面湖周樹石楠栝栢以為藩閣峙其南當春梅放拓西窓俯視繁花百萬若密雪之被原隰游人記勝絕焉未凡翁沒翁子士俊從而補葺之有徑有堂有庖有漏於是四方名士牽拂相招來會歲在辛巳二月己未朔余登是閣觀漁帆出沒浦樹清疎山鳥喧、拂簾鳴旦暮愛之不忍去遂留信宿士俊以記為請將刻之坐隅余惟三命之說術者恒以動人然儒生不以為非蓋夭壽通塞莫不有命焉至于山水之緣尤未易得處乎闌闔有終身不知丘壑之趣者翁生居吳北郭即元時師子林而井榘于山得無後艱之幽宅且建閣以表其勝則李君所願而不獲遂者翁克有之士俊善繼其志異揚翁名

于百世是翁之享于天者孔厚不可謂特命之不達也翁諱某字某自號松園老人其行義詳今禮部尚書同里韓公奭所為志銘及處士睢州田君蘭芳墓表

雜文

讀武成

召誥顧命皆今文也其書日之法同召誥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其云越三日者中止間一日越五日者止間三日越七日者止間五日若武成則不然丁未祀于周廟之下乃云越三日庚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代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于武成也

讀蔡仲之命

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見於春秋左
氏傳而梅賾書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異哉斯言也
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誥
民臣之辭則然若武王命康叔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
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
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
之祖與吾不能不疑于蔡仲之命也

跋尾

跋李氏毛詩句解

毛詩句解二十卷宜春李公凱仲容撰來自淳熙而後說詩者
率遵朱子之傳去序言經仲容獨取呂氏之書彙括以淑後進
其亦異乎勦說雷同者矣是編購之吳興書估估舟中原序失去
稽諸袁州府志竟沒而不書無從攷其官闕門世惜矣

石鼓文跋

石鼓文自韓退之作歌時已云日銷月鏹就埋沒矣歐陽永叔
所見四百六十五字至潘愜山作音訓止存三百八十六字而
已成都揚用脩謂見李賓之家唐人拓本凡七百有二字就鼓

又磨滅處以我來自東六轡沃若徒御。譚、會同有繹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等經語填入此欺人之言爾是本存四百二十三字比之潘氏為多猶是宋人摹勒也。

跋蔡中郎鴻都石經殘字

中郎石經初非三體書法而揚銜之劉芳竇蒙蘇望方旬歐陽棊董道等皆誤讀范史儒林傳惟張續謂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為隸其說獨得之今觀宛平孫氏所藏尚書論語殘字平生積疑為之頓釋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今石本乎乃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句法正相同也。

跋漢華山碑

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已一種流麗韓勅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孔彪孔佃諸碑是已一種奇古夏承祚伯著諸碑是已惟延熹華山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為漢隸第一品。余生平僅見一本漫漶已甚今觀西破先生所藏文特完好并額具存披覽再三不自禁其驚心動魄也。郭香察書字義諸家論說紛、關中趙孝廉子函以郭香察書配杜遷市石其說近是。

跋後漢書

范氏後漢書初無表志弗有十帝紀八十列傳而已故劉昭曰
范曄良史誠跨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劉知几曰其十志未
成而死葉正則亦云遷固相踵作書志至范曄廢不復着今志
八篇乃晉秘書監司馬彪續漢書梁劄令劉昭所注相傳宋孫
宣公頭判周子監校勘官書遂以司馬氏志入之范氏書中然
劉昭序云借舊志注以補之列為三十卷以合范則不自孫爽
始矣流傳日久遂不列彪姓名讀史者直以為范氏之書習焉
不察吁可怪也唐釋道宣撰廣弘明集以郊祀志出范氏書續
漢書已亡八志賴入范書得存今且表著其姓名兼以熊氏方
所撰表附之則一代之史大備惜乎未有好事者為此舉也

跋石淙碑

右唐武后夏日游石淙詩并序群臣和者一十六人河東薛曜
正書久視元年五月刊于平樂澗之北崖斯游也新舊唐書本
紀均未之書計敏夫唐詩紀事亦不載僅一見之樓大防集而
已予友葉封并叔知登封縣事撰嵩陽石刻志始著于錄顧剛
去九首覽者不無憾其闕漏康熙己卯九日獲披全文于江村
唐事清吟堂碑尚完好漫漶僅三字惟張易之昌宗姓名為人
擊去然猶可辨識也并叔曩語予澗壁面水必穴崖棧木乃可
摹拓故儲藏家罕有之予性嗜金石文以其可證國史之謬而
昔賢題詠往往出于載紀之外若曹竦華岳詩李夔恒岳詩任

要韋洪岱岳觀白蝙蝠詩三衢石橋寺李諷古風臨朐馮氏詩
紀海鹽胡氏唐音統籤嘗熟錢氏全唐詩集皆畧而不收斯碑
亦棄不錄世遂莫知睿宗及狄梁公之有詩傳于今也江村好
古思雕本以行予為跋其尾

跋唐博城令祭岳詩

右唐博城馬令詩在岱岳觀碑之東側面其名利蝕題曰勅使
麻先生者按今觀中有雙碑其西一碑北面第二層有次視二
年記文稱神都青元觀主麻慈力親承聖旨賚龍壁御詞繒帛
香等物詣此齋醮即其人也神都即東都故詩中有伊水嵩巖
之句屐蓋金輪十三字之一音義未詳亡友顧炎武寧人吳任
臣惠伊均疑為應字想當然矣

跋唐岱岳觀四詩

右唐張嘉貞任要韋洪公孫朶四詩俱刻于岱岳觀碑側而編
岱史者不錄任韋公孫三人新舊唐書無故任又題名云貞元
十四年正月十一日立春祭岳遂登太平頂宿其年一二月廿
一日立春再來致祭茶宴于茲蓋唐時祭畢猶不用酒故宴以
茶也

跋唐衢州刺史嗣江王禕石橋寺詩

石橋寺在衢州府西安縣南三十里道書第八青霞洞天也康
契壬申冬知縣事鹿君祐邀予往游從寺登山尋仙人對奕所

前後洞豁有碑峙其右則唐嗣江王禕所題五言詩以貞元三年正月上石末書朝散大夫使持節衢州諸軍事守衢州刺史賜紫金魚袋韋光輔建又有元和元年州刺史陸庶記文稱刺史韋公於石橋寺橋下以外祖信安郡王詩刻石按新唐書表太宗第三子吳王恪、第三子琬、子禕舊唐書傳禕少繼江王繼後封為嗣江王改封信安郡王景雲開元中兩為衢州刺史詩題嗣江王當是景雲間初為刺史作也成都揚州脩不知薄烟幕遠郊遙峰設歸翼二語係王詩較為仙人遺句誤矣

跋石橋寺五唐人詩

右劉迴詩四首李幼卿李深謝劄羊涌薛戎詩各一首刊成二碑留石橋寺嘉靖中尚存都御史江山趙鏗脩府志具錄之中間闕文僅六字爾迴有集五卷載新唐書藝文志幼卿字長夫隴西人大曆中以右庶子領滁州、有庶子泉因幼卿得名深官兵部郎戎字元大元和七年以刑部郎遷河南令歷衢州常三州刺史終浙東觀察使餘未詳二碑不知何年失去其後官三衢者改脩府志乃盡刪唐人之詩深可恨也宋陳耆卿撰赤城志明謝方石續之各為一集合之以行後之君子改脩地志者當取以為法

再題王維伏生圖

是圖庚戌冬觀于北平孫侍郎塾室因跋其尾既而歸于棠村

梁相國今為漫堂先生所藏三公皆君子主雖三易不墮秦會
之貴師憲嚴惟中之手濟南生亦幸矣草廬論今古文書賦詩
云若論伏勝功遺像當鑄金右丞真蹟難得流傳千年直與鑄
金等也老眼生花雲烟再覩回憶舊題三十二年矣為之憮然

憫忠寺寶塔頌跋

右憫忠寺寶塔其文張不矜撰蘇靈芝書建自唐至德二載碑
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為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元
垢淨光寶塔頌宛平孫侍郎耳伯著春明夢餘錄謂碑建於思
明初歸附之時而崑山顧處士寧人撰金石文字記稱嘗偕鄞
人萬貞一觀是碑其文陷處類唐治再刻以為思明後叛之後

磨去及思明誅此地歸唐後人所重刻者今年冬遇貞一於諸
城李渭清所遂同往觀焉碑首范陽郡三字史思明三字次行
大唐等十二字文中維唐紹統及彼命啓興禪虞又東宅四水
西都八川暨唐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深陷然書法實出一人
始恪侍郎處士所云猶未為定論也考思明之降在至德二載
十二月至明年正月肅宗始加尊號二月乃赦天下改元碑既
建於二載十一月不應預書尊號又思明初附肅宗授以歸義
王范陽節度使右碑建於降後且大書王爵不當祇稱御史大
夫則是碑之建蓋在思明未降唐之先范陽郡三字其初本二
字祿山僭稱范陽為東都亦東都也大唐一行其初祇祿山父

子偽號文中唐字其初為燕字而至德二載其初為祿山父子
僭號之年無疑載攷安廢緒襲位賜思明姓安名榮國迨既降
附復更舊名因命靈芝改書者爾碑文以左為前寧人謂書丹
於石之故疑從祿山俗尚未可定也不矜與判官耿仁智同僚
思明之將復叛也表請誅李光弼不矜實為起草辭曰陛下不
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及將入函為仁智削去
思明知之遂執二人仁智死不矜度難獨免可知已當日思明
降而復叛既誅之後唐人見其碑陪之惟恐不力安有反勸其
名於石者乎此又事之所必無也貞一聞予言作而曰有是哉
於是人摹一本予為考其始末書於後

憫忠寺重藏舍利記跋

右采師倫書重藏舍利記在京師憫忠寺碑建自唐會昌六年
文稱舍利舊藏智泉寺、經始於元魏幽州刺史尉萇命故又
號尉使君寺按北史萇命太安狄那人萇作長參預齊神武起
兵破爾朱兆者其曰節制司空清河張公則仲武也當武宗詔
毀佛寺地分三等幽州等居上許留僧二十人尋又詔諸道留
二十人者減其半故碑云勅於封管八州內寺留一所僧限十
人至是年宣宗即位遂弛其禁先是智泉寺已燬遂以舍利歸
憫忠寺焉仲武在幽州屢破回鶻鄭畋謂會昌時功第一方數
寺之歲五臺僧多奔幽州仲武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

境則斬之及宣宗增置僧寺碑稱司空固護釋門殷誠修敬若
是乎前後不相伴者蓋仲武功名之士且其好惡與時移也師
倫無善書名然猶存王知敬薛稷遺意亦能拔予俗者康熙歲
在乙丑二月既望書

又

右唐景福元年僧復嚴葬舍利於閼忠寺觀音像前於是南叙
述記知常書之碑云隴西令公大王者李匡威也是歲李克用
王處存合兵攻王鎔匡威救之有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
碑稱欲遷舍利于閼內陳辭請封壤上許之蓋匡威方恃燕
薊勁兵有雄天下意宜有請無不許者碑文侈陳矣緘時舍利

光芒異香郁烈外石函封內金函閱其崇奉象教至矣迨明年
匡威復出師救鎔其弟匡儔據軍府自稱留後匡威進退無所
之鎔迎館於鎮登城西大悲浮圖顧望流涕未几以圖鎔見殺
然則事佛果得福乎舍利之塔一燬於太和八年一燬於中和
二年今匡威所建之閣遺跡已不可問其碑僅存焉爾已陪置
佛脚俾工拽而出之搨以藏諸筭

唐濮陽卞氏墓誌銘跋

康熙二十年秋禁垣西偏中官劉進成宅掘地誤發古墓中有
瓦壚一瓦罍一墓石二方廣各一尺二寸一刻卞氏墓誌四子
環列十二辰相背獸首人身一刻誌銘而書作誌誌又無撰文

人姓名但云歸于我彭城劉公而已文稱寔于幽州幽都東北五里按憫忠寺有唐人舍利記二一云寺在城東門一云大燕城內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康衢則唐之幽州在今都城之西南合之是碑益信

跋五百家昌黎集注

宋人輯書往往以撫采之富誇人若蔡夢弼杜詩注號為千家成申之尚書集解號四百家亡名子播芳文粹號五百家是也昌黎集訓注四十卷外集十卷別集一卷附論語筆解十卷慶元六年春建安魏仲舉刻于家塾亦稱五百家按集實則列名者一百四十八家而已其餘所去新添集注五十家補注五十

家廣注五十家釋事二十家補音二十家協音十家正誤二十家攷異十家殆亦無稽之言爾然當時刊書者知以博學詳說為要務合則守一家之說以為兔園冊智出麻沙里刊書者之下矣是書向藏長洲文伯仁家後歸吾鄉李太僕君實蓋宋槧之最精者惜中間闕三卷後人補抄原注已失不可復觀矣

白樂天草書春遊詩跋

右白傅草書一十九行錢穆父在越勒石寘蓬萊閣下今長慶集不載或以是詩補入元微之集中誤也散字廣韻未收而毛晃增注禮部韻畧有之引白詩為證且注云重增然則今之廣韻亦非唐韻之舊矣從雕本論終愛雕本論怯皆所當勘正之

者

跋典雅詞

典雅詞不知凡幾十冊予未通籍時得一冊于京師慈仁寺集箋皆羅紋惟書法潦草蓋宋日胥史所抄南渡以後諸公詞也後予分纂一統志崑山徐尚書請于

朝權發明文淵閣書用資考證大學士令中書舍人六身編所存書目中亦有典雅詞一冊予亟借抄其副而以原書還庫始知是編為中秘所儲也既而工部郎靈壽傅君以家藏鈔本詞四冊贈予則尺度題箋與予曩所購無異攷正統中文淵閣書目止著諸家詞三十九冊而無典雅之名疑即是書者錄者未之詳爾予所得不及十之二然合離聚散之故可以感已

跋草書千文

懷素亞拙皆有草書千文是卷書法於奇有驚蛇入草猛燒吹煙之勢中間更眺為瞭更殷為商更匡為輔而真宗以後廟諱直書當屬宋初墨蹟疑是南嶽宣義大師夢英筆也

跋趙魏公書

書家翠墨流傳于世者惟顏魯公趙魏公最多蓋蘓黃諸君子曾有堂禁而兩公無之也今之作偽者動用粉箋雙鈎以眩人目雖云下真蹟一等翻不若摹拓本之存其真也是本波磔飛動對之夾神為跋其尾

桂林府石刻元祐黨籍跋

元祐黨籍徽宗書之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人爾既而蔡京復大書頌郡縣以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人增至三百九人碑稱皇帝嗣位之五年蓋崇寧四年也是時籍中曾任宰臣執政者十無一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亡者毀其繪像及所著書奪其墳寺存者定為邪等降責編管荒徽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詣闕下小人之快意未有甚於斯時者矣豈復有所忌憚乎其後張綱看詳謂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九十七人外蓋以上官均參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六人共一百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而龔頤正遂采三百九人之事跡成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書凡一百卷蓋惟恐其闕然則小人之厄君子適以榮之士之自立宜審所擇矣京所書刊石滿天下惟桂林勒之崖壁故至今獨存碑後王珪章惇姓名漫漶者為瀑泉所泐也康熙乙丑二月望日書

書北窓炙輠後

北窓炙輠工卷采施彥執編予得之海鹽陳璵少典所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從予借抄其書稍流傳于世按彥執諱德操海昌人張子韶之友也生不婚宦病廢而歿子韶以文祭之云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葉先亡公繼又去其和彥執詩云環廟

天下間四海唯三友三友者彥執及姚廷道葉先覺也彥執嘗
著孟子發題一篇子韶之門人即擘編橫浦集附之卷末今海
昌志人物莫有舉其姓氏者矣用書于是編之後

跋首善書院碑

萬曆丁酉先太傅文恪公偕福清葉文忠典應天鄉試得華亭
呂公原先生卷先文恪欲置第一文忠謂是卷文雖高恐不得
第欲以所擬第二人領解先文恪曰此時文爾雖第與不第等
未若不第者之文其人必以學行聞於時遂定先生卷第一後
先生試禮部輒擯落謁選人官工部司務是時鄒忠介馮恭定
講學京師於宣武門內大時雍坊建首善書院先生與周忠毅

董其役而先大父時為都察院昭磨實經營之及書院成文忠
作記董文敏書之則先大父已遷官故未得書于石也繼而群
小交攻毀書院而碎其碑傳聞碑初立時祇搨一十三紙而先
生藏其二至崇禎壬申文敏起自田間桐城孫舍人國數請重
書是碑文敏謂曩曾書二碑一置書院一為王評事應遴摹勒
藏壁間為御史某徙置中城察院官舍訪之果存其後西洋人
借書院以為厝局久之遂踞其中甲申春李自成入寇中城所
藏之碑亦不可問矣康熙辛酉余復主江南鄉試先生之孫嘉
先持搨本見示又六年嘉先子天右持至都將重勒上石請余
跋其尾余毋華亭唐文恪公孫也先君安度先生侍先太傅于

京邸兩家結婚呂先生實為行媒今兩家子姓化離坎壈先代
賜書俱已零落而先生後人猶能于兵火之餘裝潢是碑守以
勿失摹而刻之俾覽觀者仰先儒之典型可以識君子小人存
亡進退之故是碑傳書院雖毀安知無有復之者則嘉先父子
之功不可泯已

書敷文集後

右敷文集一冊上虞魏仲遠輯其友酬和之詩也作者二十四
人詩七十六首冊末宜有仲遠題識而今亡之非完書矣是集
為吾鄉李太僕君實紫桃軒藏本康熙丁丑予購得之稽諸竹
齋丹崖全室集多有與仲遠昆弟贈答詩仲遠父處士明叔預

卜瑩兆于福祈山之陽結廬其下名福源精舍處敬為之作贊
人為題尚古亭元章亦有筠深軒長歌李譚則有短歌予因補
書其後仲遠名未詳郡縣志俱軼不載惟處敬作孝女朱娥詩
序有上虞魏士達姓名或者即其人與

衍齋印譜跋

漢官私印俱用撥蠟鑄其後象犀碑磔瑪瑙取材愈廣至王元
章始易以花乳石於是青田稷下里羊求休所產皆入龍石琢失
吾宋衍齋自漢以來搜羅甚博而審取其尤者作譜五冊以視
復齋嘯堂所收不啻一粟之比于困也行齋好古致、如不及
繼此必倍蓰子是衰年可假當再跋之

跋陳子微書

吳人陳深字子微宋遺民入元以能書薦不出其居曰寧極齋
余家藏有詩一卷讀春秋編五卷此本當是子微所書小印曰
仲房者蕭山魏文靖公驥也

跋虎丘詩集

虎丘詩集一卷王高士賓仲光所錄各鄉項氏萬卷樓藏書也
詩多元人作中有邾進士經詩云虎丘山前新築城虎丘寺裡
斷人行當為淮張據吳時事虎丘築城吳人鮮有知者予嘗泊
舟山後見遺址尚存

辯

五段辯

孟子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趙岐注人言百
里奚自賣五段羊皮為人養牛自賣句截五段羊皮為人養牛
蓋言衣此食牛也朱子集注云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
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殆言因自鬻得五羊之皮解者遂疑
鬻身止得五羊皮非已廢處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
曰西入秦五段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細五羊為裘
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也曩客代州言之李孔德孔德不以為
然偶讀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

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
皮為秦養牲蓋倣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
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
竟與予合按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
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勝臣百里奚在
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羖其素
所被服繆公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則五羖微
物楚人豈貪之乎太原閻百詩好駁正注疏之失作孟子劄記
書此質焉并以寄孔德

乙酉月廿七日松川老人之說一也中多餘字未改



康熙十八年己未博學鴻詞

